

極
世
同
刊

第十七
期

國立

第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爲優待訂戶起見，特規定預訂優待辦

法如下：——

1. 預訂本刊全年六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一份。
2. 預訂本刊全年十五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三份。
3.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者，贈送全年八份。
4.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以上者，優待辦法，可先函商。
5. 受優待之訂費，以收現金及匯票爲原則；郵票亦可通用，惟以九五折計算。

橄欖月刊

十月號

第三十七期

一九三三年十月
五日出版

橄欖

十月號

短篇小說

- 羅曼.....黎學賢(1)
飛蛾.....徐冰島(17)
秋日小記.....鄭影子(55)
紅蛋(續).....賀玉波(63)
還鄉散曲.....郭冰岩(89)
撫卹金.....陳清華(133)

論 文

- 給文學青年.....賀玉波(37)
七十年來的中國社會與
中國文學(續).....余慕陶(121)

第三十七期

內容

詩 歌

譯詩二首.....金素兮(13)

木葉般

我夢著

有贈.....李夾人(119)

詩兩家

詩.....白華(145)

憶之力.....侯汝華(146)

小 品

楓.....屈義林(141)

長 篇 小 說

雙子星座.....劉心(149)

羅 曼

黎 學 賢

一

翻開字典，明白了關於「貓」這只字的解義哪：獸名，善捕鼠。……

猛的想起了一個臉孔像栗子樣的女人也有點類似貓。媽的，上了三十歲的羅曼這女人是哩。

二

雨落着，灑遍了各條馬路，灑遍了城多利亞的每一座立體派的建築物。……

黑色的羣從 Jazz 的旋律中讓了出來，像螞蟻讓在熱鍋上，走着，跳着；金圓國度的忠民，高貴的中國姨太太

，小姐，半革命意識的學生；大腹賈書店夥計，黃色的貓，黑色的貓……那些閃目的銀鐲，項鍊，手提袋，高跟鞋，光滑的和鬢曲的頭髮，粉紅色的絲質領帶，迷人的黑瞳子，轉動着的粗野而又帶柔軟的屁股，從這邊搬過去了，又從那邊搬過來，囂叫着，帶着熱的瘋狂的青春的勁。

瞧着，瞧着，裝着年紅燈的 Cate 張着血盆大的口把一部份的粉臉吞進去了；另一部份却鑽進了像爬虫樣的汽車，慢慢的打後面放出一簇濃臭的白烟之後，向山腰道上駛去了。

四月裏的風還帶着春意的呢！

羅曼的肚皮凹下去了哪。她悄悄地站在一個黑暗而濡濕的角落裏，等着，等着一個嶄新的發現。……

眼看見黑的羣漸漸地散開了，沒有一個人會瞅睬自己；雖然有一兩個印度巡捕這麼大胆兒；但我不過把一種近乎卑屑的目光向高跟鞋打量一下便又急急的走了。

失望，悲哀，想到命運這麼倒霉，這女人不能節制眼淚哩。掩着面孔，戰顫着。……

一個失了強制力的女人，她是祇會用眼淚來消磨她的生命。在金錢的支配下，任何一個女人都有權出賣自己的肉體。但如果法律加以制裁，作者第一個站起來贊成的。

然而，人類的希望是微弱的。瞧，一個曾經吸過許多男人的精液的女人挽住一個吃太太虧的男人的臂膀向旅店去開房子，從來就沒有有一個人起訴她。

在一定的原則下，羅曼這女人曾在一個時候頗為顯赫，石塘咀那些大酒家常有着那人的足跡；接觸過她的名流紳士，在酒席間談起來也引為體面的事。

但，聰明的讀者，你們想想罷，經過滄桑的人，他或她的青春必然跟着歲月萎謝的。

於是乎這女人每每撫着臉孔黯然無語。

於是乎這女人丟棄光榮的交椅，開始賣了身濟另一個女人，而且開始在每一個夜晚離開了貓窟跑遍了上中環各條馬路，等候逮捕一個男人了。

想到不能抓住一個男人，回去又須鞭笞，經過一度躊躇之後，堅決的拉下兩年了。

走罷，也許在前面會抓住一個。……

抓起旗袍的一角匆匆的跑到對面的水門汀去，又復緩緩的把高跟鞋踏過了流溢着一股香味的 Cofe 的門。從海旁吹來一陣醉人的風，把她的齊肩的頭髮飄起來了。

三個笨大的黑影從香港酒店裏面鑽了出來，面孔帶點紅，像喝醉酒樣。

猛的打右邊擦過來了。

「媽的，這是貓！」

「一塊錢可以摸一摸，三塊錢可以抱着過夜。」

「怪老的傢伙，荷里活道和油蔴地多得幾百個漂亮的哪！」

「嚇嚇嚇，……」

走過了，留下曼長的美聲。

希望被魔鬼趕走了，心慌了啦。又折轉回來。

怎麼不會憑着經驗抓住衣角，挽住他的臂膀，或是送過迷人的笑呢？……

抱怨着，把頭偏了幾下。

想起自家老，接着便想塗上一點兒唇膏和巴黎香粉，但條的想到手提袋在擺花街被一個赤着膊的傢伙搶走了，於是嘆了一口氣。

輾着無可奈何的苦笑，用手輕輕地按在胸脯上，覺得飢餓，口乾了。

摸腰袋，三個銅板捏在掌心。

法蘭西豬扒，凍朱古力，牛仔肉，……

無力地睜着眼睛凝視着 Cafe 的門，饞涎着，但跟着下意識的地放下這三個銅板了。

真的，我今晚上就這樣白走嗎？……

又在雨中走着了。

三

十六歲時的羅曼，不消談也賦有十六歲少女時代的豐姿；有着嫵美的眼睛，紅潤的嘴唇，噴發着香氣的頭髮，說話愛喬裝一副美麗的表情。

但是看罷，上帝所賦予女人們的，有些是美麗的靈魂，但有些靈魂却很醜惡。

男人祇會敲女人的竹槓，騙女人的愛情。一個情場失意的教師這麼說。

懂得男女間的事，於是便在三十個同學中第一個站起來否定這論調。

她說：懷了鬼胎！女人不需要舐男人的口涎嗎？上帝創造人類也首先使陰陽和諧。……

全班嘩然了。

歲月悄悄地在她的頭髮上爬過，做了教師。

生活的枷鎖鞭策着她，自家嬌唱是出水芙蓉；但是不會抓住現實，追慕一樣東西，在無能中失掉強制力了。

我們應該怎樣來挖苦這個代表香港一部份女性典型的

女人呢？在這資本都市的千萬個墮落的女人中，她更深一層墮落呀！

誇耀着自己會到七姊妹各游泳場上爬水，會到小男人去跳舞，會寫千萬字長的情書，會把口涎吐到男人的嘴裏去，牠說牠夠摩登，手段也夠勁。

自作多情，也自作聰明。一個喬飾詩人的青年在舞台上說謊，深心裏感覺歡欣；但一個寓言家，她却又覺得卑鄙。

我的朋友去結識她，據說用去了許多銀子；因為他有了黃臉婆，她走了。思想超脫的女人嗎？

男人算得什麼呢？唯有詩人最可愛。他會讚美自己，把自己比喻一隻蝴蝶，一只小白貓，一個安琪兒。……

於是乎這女人開始做夢，想着男人，想着一個詩人。

她說：夢是甜的，幸福寄在夢中。

可是，期望的實現，悲哀跟之襲來，一個人的不幸命運會從此而奠定。

四

自從抓住了一個冒稱詩人的男人之後，她的衣服開始每天更換着：白色的，黃色的，紅色的，……

妍頭，一個抽象的概念的名詞。但事情可會機警一點的。自家解釋着。

於是乎這女人抓住了詩人的頭髮跑進了一間日本人開的旅店，做了第一次太太。

詩人真俏，像女性，也像貓。

貓說話：夢到一個貓國去，貓是種種色色的，一隻貓纏住身。

汗珠弄出了，哦，怪癢的！……

揭開手提袋，笑了，心又跳。

五

把意外地賺來的錢，買摩登東西，到電影院，到各大餐室，到百貨公司，……

貓會上課，上什麼課？還用解釋嗎？

但是，單獨詩人這個子？

後來很隨便，亞三沒有家，就在姻緣道那裏。……

跑到尖沙咀，跑到西營盤，或是跑到灣仔，深水埔，隨處有公寓哩。

人應該太奢求嗎？飛沙入眼，眼自會流淚，如果這女人把她的情書丟進火爐之時，或者她會感覺到還有許多東

面比較更偉大。……

但最後她怎麼說呢！看罷——

男人的心思太複雜，什麼樣的貓都贊美。

男人說：老子會戲水，完了，又討厭水。又說：餓時
喝水可會飽，可是太飽了又會死。

作者不曾瞎了雙眼，在一個場合中，看見這女人的眼
睛打上黑圈。

憑着廿幾年來情場的經驗，證實這是性生活走到過度
時候的象徵。

沒有結婚，和我也有交情；另一個朋友說：但她。却
不會真正的追逐一個詩人。

六

羅曼開始每夜流了一把眼淚。

奢求幸福，幸福却遠走了。

憎惡貧窮，貧窮偏落在她的身上。

吐在地上的痰落在這女人的嘴裏，她好像着瓊噏了漿
；但今日這瓊漿也失落了。

拉破教師的尊嚴面孔，欺騙的技能俱消。

摧殘很多父親的一個兒子。

她嘆惜了：命運的注定啊！

七

這樣，在貧富與及青年衰老的交替中，她度過了三十個年頭兒。

生活苦得夠，這個她知道；但是她的手掌是如何的無能啊！不能抓住一個男人。

想到要抓一個男人，她的心又跳了一下。

四月裏的雨還在飛着，飛在她的頭髮上，高跟鞋上。

.....

經過了幾條修長的街，男人少了哪。只有寥寥的幾個也像自己一樣的臉孔不上粉的女人站在黑暗的地方，張着貓樣的眼睛。

「曼姊，找到客麼？」

這個帶點戰的聲音在老遠的地方送過來。

「沒有呢，真倒運兒！」

拉了一下屁股後面的衣服，想哭啦。

亞珍的老子被土匪拉走了，沒錢贖，於是亞珍這妮子十三歲便落在娼寮中；小蘋可不同，她有一天打油蔴地那些妓院經過，瞧見了人人穿着一身好，她自願離開了家。

腦筋裏被這些思想操雜着，步子亂了。

到了家。心又開始跳。

旗袍兒脫下，喝着茶，搗婆又擺着法官樣的臉孔問：
爲什麼抓不着一個男人？

答不出理由，睫毛濕了。

簾條落在他的身上，抽搐着，哭。兩個客人露出了黃牙笑。姊妹們看這情形，想到自家兒的身世，跟着靜靜的抹眼睛。

這味兒不是今兒第一遭吃的哪。想到來日正長，心兒沓沓醉了。穿上旗袍，堅決的再跑了出來。姊妹們攔住他，可是沒效哩。

雨絲又飄在她的身上了。

每一條馬路都靜着，除了這雨，洗馬桶聲。……

英國水兵也好罷，印度巡捕也好罷，瘋三也好罷，祇要是男人。

但是，但是，……

捧着飢餓的肚皮，像帶着歇里司摘的，跑着，跑着。

海是黑色的，吹着染上春意的風。九龍那邊的一列燈火隱在濛濛中。幾聲沓笛在海上吼喊着。

望住海，苦笑了哪。接着雙手戰顫起來了。……
誰知道這個失了生命力的羅曼的屍骸明天浮在那裏
呢？

八

仁者不會同情；假道學者鄙笑。
貓會死，有死於有形的或死於無形。親愛的讀者，羅
曼這女人死於有形呢還是死於無形？

九

一個小說家這樣說：
「女人的歷史，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統治這個世
界的最壞形式的歷史。」

一九三三，六，香港。

藝風月刊第一卷第八期要目

巴黎中國畫展	書鴻	大音樂家蕭盤	楊秀鏗	一天	有麟
中國畫前途與	徐悲鴻	蕭盤像	蕭盤	莫愁湖畔	王金聲
徐悲鴻先生自畫像	徐悲鴻	記憶波蘭蕭盤	T. Polju 作	會稽山遊	王以剛
貓是怎麼	徐悲鴻	北城晚步	陳醉雲	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啓事	
愛是什麼	春苔	亨利瑪丁	周碧初	中國留法藝術學會簡章	
而又有外感	春苔	亨利瑪丁	周碧初	中國留法藝術學會簡章	
孔子去衛	荆有麟	浦雪	巨利瑪丁	龔古爾學院小說獎金	徐仲年
暑假工作	胡明春	昂埃里哥	浦雪	給死的母親	陳輝
要不要一面真的鏡子	陳大悲	米舍爾哥倫布	浦雪	墨魂	任華
懷又	沙蕾	社會與天才	華熙	家鄉風味	任光
安溪新村計	祝松伯	文思	華熙	歌女——只是一陣秋風	洪文佩
劃簡稿書後	祝松伯	張三橋之春	錢畊莘	歐戰回憶錄	李駒
廣州藝術名人新聞	白日	曉霧	饒疊開	不要錢的廣告地位	家春
農村生活之一日	趙鈺權	鄉居隨筆	夏藝圃	普濟寺紀遊	何子聰
晚歸	鍾枕薪	青蛙寄給青艇	陳醉雲	異文異人	孫福熙
武會寶之畫	蔡重	青蛙	陳醉雲	常識	
倫敦消息	重啞	訊問			

▲每册實價 大洋三角

▲預定全年十二册 大洋三元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嚶嚶書屋發行

譯 詩 二 首

金 素 兮

木葉般

我不懂在我完全心裏底，
怎樣日子懸掛的波動，於是逝去(消滅)
在這風裏，像木葉吹散，
在溝渠，那處一點也不留心地他們去了。

但，而今樹青重來到這世界，
每一個新的日子逝去在這誕生；

現在秋來了沒有什麼驚異，
既然濃霜在您的眼簾。

——譯Gladys Camqbell小姐作——

我夢着

喝，我夢着，我有時夢着生，
在充滿了光輝注釋的字下。
那微妙的音樂有幾人聽到，
縱使一切可以聽得那發自地球的爭鬪。
高山給玄妙的柔風吻過，
升起它們可愛的山尖超出乎塵埃；
豐裕沒有接觸過的時間荒廢下去，
那濃綠的海，紫水晶的原野，
那或種的鵝的，晴朗的偃臥，
那有用處的，沒有時間之尋找愁難，
這是我的生之夢。

是，我夢着。我頻時夢着愛，
像光亮和輻射好比星。
沒有變化，也像固定的光彩悠遠地，
那燦爛着底遼闊的世界在上。
堅強像暴風當即支持的氣忽，
在憤烈的燃燒之前，而深得，
和沒量大的海，那處脫掉了世界的睡眠，
而慘淡得像生，美麗得像死。
炎炎地最慈愛的靈魂能夠洗淨，
但是神潔好比月光照在墳塋上。
這是我的愛之夢。

是，是，我夢着，時常地夢着，
是美麗和適與享樂。
完全同或然靜止的允許。
神聖的內容與鼓舞底至尊。
當那奇異的精靈，一切忠實的作者，

那精細的東西，呼喊在光明裏，
像失掉的小孩徬徨於黑夜。
那能解放這死之神祕底可能，
將能尋到永遠的巡回或是
光亮與和適，長久休息着。

這是我的死之夢。

——譯——Ella W. Wilcox小姐作

七，十，三十，於夢見愛普羅神的容之朝晨。

介紹——

指示青年正確路線鼓勵青年革命戰爭的讀物

青年與戰爭

每期五分，半年乙元，全年乙元八角。

出版處南昌中山路青年與戰爭社

飛 蛾

徐冰島譯 S. Robinsion著

在社會報上，有這樣一段的記載：——

來紐約的一列運貨的火車，今日清晨在紐赫溫到赫特福的路線上的勃朗克司地方突然停止。司機人不解何因。事後方發現自動電路上的彈擊機，因受過強之電流而損壞。這定是有什麼東西接觸了電線，現在正從事調查中……

當列溫司董學園放了暑假之後，米拉·約翰尼和老赫本·弗蘭克被留下來結束這殘餘的惡劣的季節，今年來的兒童已不及從前的一半。假如下年的生意還是不景氣，而孩子們的父母沒有能力再送他們到學園裏來時，則這些以

後還不知會不會再回來哩。從前有一時期，學園裏會有候補人登記表，那是學園的全盛時代。

『他們除了肉球，再沒有別的東西可給我們吃似的，』老弗蘭克說，『大概是因肉球的價錢較平吧。』

『肉球也不錯的，』約翰尼說，『我們肚子餓了時，只求充足，就什麼也是好的哩。』

他們共同用防水紙來包裹褥子。須要包捆的褥子差不多有一百張之多。鐵的帆布床拆了下來，用油塗拭以防生鏽。用木板交叉着釘住窗子。用消毒水來洗刷地板。他們都幹得沒精打採，因為這樣的工作，已經繼續幹了一個禮拜之久了。

在約翰尼覺得此時學園像已經死了一樣。在老弗蘭克則覺得是三個月來第一次的清靜。在早上六點半已不復有應尖銳的喇叭聲而起來的喧囂的小傢伙。平常在吃飯的時候，飯堂裏如解了索的小狗般嘈鬧的，現在亦不復有高大的聲音了。但在約翰尼只是覺得平淡與死寂，孤零零地如被人們所拋棄了一樣。

那些學生的年紀，多數比他少兩三歲，甚或少十多歲。但他們個個精靈古怪，和他們的年紀想稱，或者還要更老到一些，常常設法子來愚弄約翰尼，叫他拿種種不會有

的東西，如方圓朱古力啦，假象牙的煎鍋啦。而他又不能不去，因為不知他們什麼時候是愚弄他咯。甚至有一次他們抽去他的凳子。但這些不過玩耍罷了，約翰尼並不介意。他們都是倔強的騷動的東西，在晚上只要一有機會，就一溜煙的走了出去，作他們自己的祕密的遠征了。

他們各各自備有零用錢，有的父親甚至還有汽車給他們。因他們一二年後就要進專科學院，變成一個大人了。雖然如此，但他們實在是仁慈的。當約翰尼到司比靈費爾特去採辦貨物時，常會順便為他們效勞，而把剩下的零錢不交回，他們也殊不介意。

『怪妙的傢伙，』約翰尼說，『真妙，個個人都走了，似乎很滑稽的。』

『這樣似乎還要好些，』老弗蘭克說，『假如我是父親時，我真會把他們抱起來放在膝上呀。他們吸煙飲酒賭錢，什麼壞皮氣都會。——我們如果把湖裏木筏運來的石灰撒完，我想大概可以一直清閒到明年暑假了。我覺得今年什麼東西都腐敗，沒有再腐敗的了。』他沒有喜悅也沒有怨恨地笑了起來。

約翰尼把最後一桶肥皂水提到外邊，傾在燥裂成餅的地上。黃色的房子通通都空着，那兒從前的居住者他都非

常相熟。如布克，司坦司有一位以包裝糧食爲業的父親；唐，克勞司則有條摩登的頭帶；唐，吉隆有製活動影片的機器；福特康是個猶大人。約翰尼似乎已看見他們因聽到起床號，曳着深藍的厚毛織短衫，跳躍着走出門口，怕遲到似的。

老弗蘭克說，『你如果把那怪膩的工作差不多做完了時，我們就到湖裏去吧。』

約翰尼腿下了面衫褲，換過一件緊身短褲，於是他和老弗蘭克走向湖邊去，他的軟底鞋踏在松針和溼地上，發出蹣索的聲音。老弗蘭克吸着煙，又吐了一口痰。

『約翰尼，過了暑假你打算幹什麼呢？』

約翰尼笑了一笑，『我有一個計劃。』

『到厄丁司威里去幹短期抄寫員嗎？』

『不是。』

『若去時就快點去好，孩子趁這時幹短工的還少。』

約翰尼又笑了起來，『我不去，我有我的計劃。』

老弗蘭克吐了一口痰到湖的淺水處，把繫在樹上的平底划艇解開，坐了進去。約翰尼跟着也坐進去，取起槳來，槳擊處泛起一疊疊的輕軟的綠波，反映着蔚藍的晴空。遼遠的彼岸，女人的流蘇似的松林襯托得天空更加清碧起

來。湖水被槳擊得濺起又滴落，生出柔婉的聲息。弗蘭克又吐了一口痰在水裏。

『如果我是你時，我定步行到厄丁司威里去，妥妥當當的度過冬季。孩子，今年最好是這樣做法。』

『我有我的進行，』約翰尼快樂地回答，『冬天全嚇不到我的。』

『真的嗎？有人會給你百萬財產嗎？』

約翰尼輕蔑地笑，『咳，我要去自己掙得來。』

老弗蘭克聽了並不注意，走過來由約翰尼手裏拿過了槳。

『你把槳給我吧。你去把後邊的木筏弄好，把牠拴在船上，我要搖回去了。你就坐在木筏上吧。』

約翰尼沒進水裏去，過了一刻又冒了起來，他把托住木筏的琵琶桶一個個拆下。拆完了，就把那些桶子橫放在艇子上，而老弗蘭克把牠搖回岸邊，他們合力把木筏拉到高高的灘上。約翰尼伸出手臂給弗蘭克看，『看看這個，一只水蛭哩。』

『把牠拋回水裏去吧，否則放在木筏上把牠晒干。』老弗蘭克說。

『你希望我做的，也是和水蛭一般，至死都黏在一個

地方的！』約翰尼認真地說，『喂，先生，這是不適合於我的。』

『不適合嗎？孩子，那麼你要怎樣幹呢？去當水手看看世界嗎？在我覺得已沒有多大世界要看了。遊歷的水手是沒甚生意好做吧？你不如在未被人捷足先登之前，安心在厄丁司威里奮力作事吧。沒有金錢又沒有親屬的冬季，對於一個孩子，是個悠長艱苦的季节哩。』

約翰尼把脫下的溼衣扭去水。他的身軀長而瘦。青白的肉下現出一條條的肋骨，兩腿角棱棱的沒有肉。看去似乎沒有十五歲年紀的人。這些惹起了老弗蘭克的注意。

約翰尼在有劇意的沉默中自己穿上衣服，當他鈕好了最後一個鈕子時他問：『誰說我掙不到錢？我積蓄了一個暑期，已有了空前未有的數目哩。』

『孩子，你究竟積得了多少？』

約翰尼異常冷淡地說，『大約有三十六元七角了。還有新衣沒算在內。唐克勞司給我一件摩登的新格子花的厚毛織短衫，和一對相配的短襪。弗來特給我好幾條領帶，還有一張介紹我到他父親那兒做牛油生意的名片，因此我想做製牛油生意。但弗來特說他的父親因為做這種生意，幾乎時時都臭味難聞，如果阿力克斯，克利斯坦遜能離

開家庭的話，我將和他去一同販私酒。」

『阿力克斯還沒有十四歲哩。』老弗蘭克冷淡地說，
『但他的體格和聰明倒和他的年紀相稱。』

老弗蘭克仔細的把旱煙桿放在一塊平石上。

『聽着吧，孩子，你既沒有父母，又沒有別的人來告訴
你這些是多麼蠢的事。所以我要來對你說。你且坐下來
聽吧。我走了之後你要找點工作來做做。』

約翰尼點頭，『我知道。這就是我想告訴你的。今晚
我就要去找工作了。』

『今晚？你到那兒去？』

約翰尼遲疑了一刻說，『紐約。』

『你的思想未免太簡單了！』經過一度可怕的死寂之
後弗蘭克說。『你的計劃太幼稚了，這簡直和黃口小兒的
強不多少。你知道你的三十六塊錢能在紐約支持多久嗎
？』

『三十六塊又七角裏。』約翰尼說。

『大約最多只可支持兩星期，是不能再久的！你須付
膳費；你須付宿費；你須製衣服……』

『我已有衣服，一件摩登的新的溫暖的厚毛織短衫，
還有相配的短襪，還有……』

老弗蘭克揚起他的手。

『有相配的短襪！你想那你豈不是和紐約的侍者相似麼？誰要一個穿格子短衫愚笨的孩子？若果幸運的話，或者可以找到洗碗碟的短工。約翰尼，你還是留在這塊地方吧。又有許多熟人在一起。』

『在紐約的孩子，我有許多相識的，他們都允許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我對他們說了，他們就會幫助我。』

『孩子，他們一概都是在學校裏的，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戲弄你的。他們常是如此。他們一點也不能幫助你，甚或連你再也記不起了哩，說幫助他們是做不到的。世界上是沒有比過時的勢友朋再冷淡的。約翰尼，且相信我留在這兒吧。你知道你是那種孩子嗎？我現在不願告訴你，將來再對你說吧。你的頭腦常是那麼簡單。孩子，你也並非絕對的意志薄弱，但是你的前途怕不會有真正的光明。看吧，如果你精明，能把握住你的優點時，你或可以學得一些東西，兩年之後可以走進城市裏去。但你尙未有那樣的思想，你只是頭腦簡單，你這樣是不對的。』

約翰尼徐徐搖頭。

『今晚，』他說，『我要到紐約去。我會變為富有和偉大。我將會掙到許多錢。還有一輛汽車。我將盡有那兒

的女子，我將買透明的花邊一類的東西，洒上哥隆尼的香水來給她們。我高興時，一定再到回這學園裏來。介紹他們知道，這是我貧賤時工作的場所。我會領導她們來參觀這口湖，和我拉到灘上的木筏，以及你要我像牠般的水蛭。

。」

『你是把那些愚蠢的孩子告訴你的故事都藏來了。約翰尼，你真像一只飛蛾，我從前講給你聽的鄉村的飛蛾一樣！』

約翰尼跨開他的雙足。

『今晚，大約十點鐘，我將去搭司比靈費爾特的火車。明天這時候我將會在紐約了。』

『你可知道一路的車票要多少錢嗎？』

『不須要的，我會慢步行到司比靈費爾特，在那兒有一列貨車，大概十點鐘開行，我就搭那列車去。有一個夥伴已經告訴我用怎樣的法子可以免費搭車，而不被他們查到，我會把我的格子花的厚毛織短衫捆好，再買些夾肉麵包一齊帶去。明天早上，我就到那兒了。』

話談道了。他回去撒石灰，在白茫茫的塵埃中，隱約還可看見約翰尼的微笑。老弗蘭克則發誓不再多說，萬分不滿這個不識好歹的孩子。

二

約翰尼到司比靈費爾特時才晚上九點。那兒到真是個快活窩。有很多的映畫院。他走進一間飲冰室裏，要了一枝梳打水。夾火腿肉的麵包賣二十多個銅元兩塊。朱古力則賣一個鎊幣一塊。侍者照着約翰尼的吩咐把這些擺成一個小包。當他由店裏走出來時已經是九時二十五分了。他遂在街上閒走。他的鐵路局裏的熟人已告訴過他，不要太早去，免令人懷疑。

那些街道像發了熱病般騷動。電燈怪亮，店門口的播音機正在播散歌曲。人一羣一羣的菌集在閱報處和戲院門口，女的扭着屁股，裝腔作勢的高談着走過，約翰尼在一個女人的後面喚她她扭轉頭來，頑皮地向他招手。他覺得那女人是和電影的星一般的美麗，但他深信紐約的女人比這兒的還要美得多。

雖則這是從前他所渴慕要到的城市之一，但現在他覺只是次等的了。渺小破舊並非正真偉大。已是十點一刻了，他轉向車站那兒走去。在離車站裏的點心室不遠的地方，他碰見了火車上的熟人。約翰尼暗暗地塞了一塊錢給他。此時只賸下三十五元三角五分，還算是個整齊的數目。

那人一壁行一壁吹着口哨，向着火車走去。約翰尼緊緊地跟着他。待那人的聲調轉換了時，約翰尼已照着那人的吩咐，兩手輪替着攀上火車了。他的包裹在短衣裏突了出來。他興奮到幾乎透不過氣來。但一切都妥當了。那人還在吹着口哨，一直到火車動身時，約翰尼還聽到那人羊兒般的聲音在說，「這是我幸運的一天。」

三

火車頂上的風是比任何的風都來得猛烈的。牠和波濤一般在狂嘯。約翰尼覺得如被流放在爲寒風吹擊着的孤島上一般。那是個虛無漂渺的夜，他把捉不到牠的全部。約翰尼照着那人的吩咐平伏在車頂上。他想再看一看剛過去的那些熟睡着的鄉村。可是早已隱匿在黑暗中了。最初他被嘯一嘯一古一呼一的汽笛聲所驚起，跟着有許多水沫洒到他面上來，不久之後，他連這些也懶得拭去了。

這一次，並非在電影上看人家到紐約，而是他親自去了。他描摹自己在黑暗中的形狀，風向後飄揚着他的頭髮，正像一位牧牛的英雄。他的瘦腿將因新的肌肉的增加圓潤而堅實。他的眼睛充滿着剛毅的決心。他把頭略爲抬起，把夾肉麵包一點點的撕來食，但覺得沒有味而帶黏性。

他的心超過了火車的速度，早走到紐約來了。他設想當火車到了時，他會人不知鬼不覺的溜下了火車。他把面上的煤烟拭去，頭髮梳好，穿上新的厚毛織短衫，走進一間堂皇的酒店。那兒燈光耀眼，有許多穿短裙女招待。他在那兒吃了一頓無須付賬的早飯，然後買了一頂闊邊的草帽，就出去找職業。

幹製牛油的短短也許是最好的，他看着自己把弗來特的名片送給康伍先生，他是個高個子，衣冠楚楚，在黑緞帶上配有挾鼻的眼鏡。約翰尼對他說了一句『先生。』康伍先生叫他一聲『我的好孩子。』康伍先生用手臂繞住他的肩頭，告訴他的薪金每星期起碼五十元。

牛油桶若是盛滿了，就有六十磅重，但約翰尼並不覺得，因為他有強健的肌肉。他能夠把牛油桶堆得妥妥當當，所以康伍先生增加工銀給他。那時他可以買一套新衣服和兩件襯衫，他還要買一條馬褲。像唐吉隆般的淡黃色的。到公園裏去跑馬，他的騎術是那般高妙，引得個個人都回頭望他，說他生成是騎馬的人。

火車像馬蹄般得得得的繼續地在嚮。約翰尼能聽到這種的節奏。但漸漸地馬蹄聲聽不到了，可聽見的倒是老弗蘭克的口音在說，飛蛾，飛蛾，飛蛾。他的眼睛被風吹得

發腫到盲了一般。他的手已幾乎無力來拘開那夾肉麵包，麵包碎裂了，他用牙齒來咬肉片。他把蠟紙搓成小球放在掌心，一霎間就被風掃去了。

車輪長長的一大串，看去似這樣又似那樣。當牠拖出赫特福時，約翰尼慢慢地從藏躲處爬回車頂上。此時火車像一條緩流的河水，慢慢地走出車站，但不久又風馳雷掣來了。

在前頭的上方，遠遠地看見火車頭吐出紅色的煤烟。此時的火車已不復似一條河流，倒像一隊兵，而他就是國王，他們都爲他而慷慨赴敵。火車頭扯着紅的旗幟，白的蒸汽叫出嚇人的聲音！兩句長，一句短，再一句長。好像說：走開吧，你這些村鎮和城市；站後些吧，密利頓，康尼第克，米拉，約翰尼來了，約翰尼帶着三十五元三角五仙了。他的隊伍繼續向前疾馳，他穿着將會在紐約買來的新黃馬褲，也跟着疾馳。

現在他昂然騎着馬向着中央公園前進，臂下挾着一條新買來的馬鞭，大車上的汽笛再叫了一聲。此時約翰尼却看見公園裏的人們被嚇得倒退開去。忽然有一匹驚逸的馬正朝看他馳來，一位女郎死擒住馬背。她是從司比靈費爾特來的，穿着全副騎馬裝，但此時已嚇得面無人色。約翰

尼端詳下自己的位置，擺好抱嬰兒的姿勢，在連他自己也看不清的一瞬間，就把那女郎從驚逸着的馬背上抓了過來，把她救出了危險。

女郎在他臂間暈了過去。她的身體很輕，他抱住她是抱嬰兒一樣。一位警察走前來請教他的名字。馬肯朱色司辣列支地方的米拉約翰尼。你知道這位女郎是誰嗎？她是百萬富翁汝達必先生的女兒。

她的有錢的父親來了。用臂膀繞住約翰尼的肩頭，叫他一聲『我的孩子。』並要約翰尼到他家裏去吃飯。在第二晚，約翰尼穿了全套禮服就去赴宴，而那女郎（她的名字叫做格蘿莉亞）親自來招待他。當他對着她微笑時，她的兩頰紅得很美麗，那富翁看見了也微微地笑。

你是做什麼生意的？他想知道。約翰尼告知他，自己是秤牛油的人，他一手可以提起一罐的牛油。富翁說，我相信你。我正需要你這樣的人；你願意做銀行家嗎？你可以先進大學院，以後就可以做銀行家了。約翰尼笑着說，先生，只要這位小姑娘能夠等候我。富翁伸一伸手說，她會等候你的。

約翰尼已經把他的第二塊麵包吃完了，但肚子仍舊飢餓。夜黑暗和寒汽到無以再度的程度。這塊地方真夠怪，

無論你的眼睛睜開和閉上，都是一般的昏黑。昏黑，昏黑這含敵意的昏黑。他的眼睛和耳朵弄到不能辨別微弱的聲光。其中唯一可以聽到的，要算是當火車慢下來時蟋蟀的鳴聲了。

火車完全停下來了。這無疑的是到了火車由蒸汽力換用電力的紐夏溫來了。車上的職員在這個地方要檢查各個車輛。這是約翰尼須要警備的時候。那位受了他的錢的夥記早已告訴過他，叫他火車一停下來時，就要馬上跳下去。躲

• 躲在陰影裏，假如附近停有貨車時，就躲進貨車上也好。

• 總之不要被人看見。線路場上人聲囂囂，燈光雪亮，照出濃重的陰影。約翰尼跳到兩輛空貨車箱裏的聯機上，偏挪着身子走了出去。感謝天，他的身子恰巧那般瘦小。稽查員沿着車箱行過。輕輕地敲打車輪，幌動着手裏的提燈，此呼彼應的過去。

現在已經檢查完了，那老式的蒸汽機已釋放下來，一個外貌整潔的有力的電力機代替了牠的位置。約翰尼由藏躲處跳了出來，迨火車開始移動時，他又平安在車頂上了。

鐵軌的頭上，現在已多了幾根電線，在中間有橫跨而過的橋梁，專供連鎖街道的交通用的。橋上可以看到有許

多汽車，他想算一算究竟有多少，但這會算到他打瞌睡哩。由康厄第克到紐約怕有幾千道的橋梁，幾十億的汽車吧。

他變成銀行家之後，最先要做的一件事是買一輛汽車，車頭上一個美女頭的。他覺得已經坐在汽車上了。身上穿着皮袍子。但沒有戴帽子，他駕的汽車一點鐘能行七十哩。有一個警察來攔止他。對他說，年青的人，你要到那兒去呢？約翰尼瞪了他一眼，那警察連忙道歉說沒有認清是他。我最初以為是個大學院的學生哩。約翰尼說，我從前才是大學院的學生，而且是個足球健將，但現在我已是位銀行家了。我一星期能掙得一百元以上哩。警察說，為什麼你不去做電影演員呢？那兒還可以賺更多的錢哩。唯一的困難，正和電影雜誌上所說一樣，只是要能通過守門的人。但你前果說你是我的朋友時，他們就會讓你進去了。

當他走過司坦福城時，約翰尼說我是警察的朋友；當他走過朗埃蘭桑特的地方時他說我是警察的朋友。我是警察的朋友，我警察的朋友……火車輾在鐵軌上也不停地這樣的說。

守門的人讓他進去了。電影導演員舉起一只臂膀住圍

他的肩頭說，『孩子，你叫什麼名子？你的模樣兒正和我所要找尋的一般無二。來，來和別的明星們見吧，他們都穿着閃光的晚服。和他無數次在影片上所見的一樣，他們都和他握手。男的看了嫉妒；女的看了羨慕。導演員說，他是個天生成的演員，他是個最合格的演員。影片出後，他就爲觀衆所注意，都來請求和他談話。由他口裏發出來的偉論的數量，連他自己也會驚訝起來的。男的聽了歡呼；女的聽了讚美。約翰尼對他們說，在某地方有一位年輕的女郎在等候着我。他的父親是位擁資百萬的富翁，但我一回去，他那百萬的家財就會歸爲我有。他們聽了是何等的讚嘆啊！他們成羣結隊的走到火車邊來送他離開紐約。贈他許多花並索他的筆跡。

但他不能簽字。他的手已凍到那般的僵硬。他把手放在口邊用暖氣來呵噓。此時忽嗅到手上的朱古力的香氣。他舐淨了殘留在指間的朱力，心裏很煩悶，不知現在距紐約到底還有多遠。他的眼皮沈重而疼痛。全身都覺酸痛起來。他實在凍得可憐。沒法來溫暖自己，即使穿上了格子花的厚毛織短衫也是沒有用的，臥在行李上真不好過。究竟還要多久才得到紐約呢，可以有精美的早飯和溫暖的臥床呢？

最後，紐約的燈光在朦朧中放射成一面扇子般出現，此時他把過去的一切也忘了。燈光愈來愈亮，愈射愈闊。那光來的地方就是紐約了哩！那些冲天的高樓宏偉的旅店，香濃笑媚的女郎。汽車上的燈光，街燈的光交織着。現在，約翰尼可以看到勃朗克司一帶的住宅區的半面的黑影清晰地糊在已放白的天空裏。

火車自動地分成數段。米拉。約翰尼到這兒來了，米拉。約翰尼到這兒來了，他帶着百萬金元由荷里活的家裏來了。從辣列支和關了門的學園和有水蛭黏在木筏上的地方來了。此時老弗蘭克將怎樣說呢？電報與新聞紙像雪片般在空中飛舞，空氣陡然緊張起來。音樂隊吹打着，民衆歡呼着：我們歡迎約翰尼！我們歡迎約翰尼來做我們的市長！我們歡迎約翰尼！有的請他演說。啊，這是多麼美麗，一切都光明燦爛。最低限度也像進了天堂！這城是屬於他的了。他將會在這兒做國王的奇妙的城啊！他此時儼然一位國王了。他極力使身子在搖擺着的車上穩定着好起來說話。最初只是跪着，以後英武地昇然站了起來。霎時間有一個動搖着的東西猛然擊到他的頭上，陸地像碰到了一座大山般可怕……

火車劃然停了，人聲喧嚷起來，燈光交織着，但這些

約翰尼全不知道了。

以後報紙上接着載：——

……發現有一個孩子昏迷地臥在一輛火車上。行李內有件厚毛織短衫，一對短襪，和一張名片。由那兒知道那人叫做米拉。約翰尼，十八歲。馬肯朱色司，辣列支人。他偷乘火車到紐約，他的頭觸了帶一萬一千弗的電線，使電流陡斷，火車因而停止。他頭部被灼至重傷，沒有抬到醫院已經斃命。

本文譯自Harpers Magazine去年十二月份。

一九三三，夏，廣州。

介紹戀的峯

劉心著

廣東盼屋出版

作者是南方頗為活躍的一個。他以年輕的無邪的心眼，去觀察人世之糾紛，於心理的刻劃，獲得頗大的成功。由他那微帶悍潑之筆，所紀錄下來的糾紛與他心理的體認，是極為讀者所歡迎的作品。本書便是好例。書中是一個美麗的動人的故事，述一個男子如何在一對姊妹間進行戀愛，又如何從姊姊那裏轉到妹妹那裏而姊姊與妹妹又如何的攻守的一回事。節節扣緊，處處熱辣，該書由廣東盼屋出版，不日將運京出售。

中國與蘇俄

第一卷 第二期 目錄

蘇俄統制經濟研究發軔	宗華
發展中俄貿易并告俄商	張冲
蘇俄國營對外貿易的研究	張冲
從經濟會議的失敗說到蘇俄和平外交之成功	尹若夫
最近德俄關係的尖銳化	程大森譯
蘇俄的石油事業	陳高備
劃時代的蘇俄婦女運動	澹漪
英俄關係的回顧與前瞻	逸凡
蘇俄集團農場組織方略(積)	程大森譯
一月來之蘇俄	記者

價目 每期二角半年一元全年二元國外四元可向本社直接預定郵票代洋九折計算
總發行所 南京城北西流灣四百零二號 電話三一六〇三號

給文學青年

賀玉波

——怎樣創作——

—

文學青年們：

在這裏有個機會和你們談話，我是很榮幸的。

我沒有別的適當的名目稱呼你們，只好說你們是「文學青年們」；因為你們都很年輕，而且是學文學的人，也可以說名符其實吧。我之所以稱呼你們為青年們，並不曾有侮蔑的意思，實在因為你們本來是青年們的緣故。在我這方面，也沒有以「作家」自居的意思；其實，我還不到三十歲，正是個大青年，和你們沒有什麼大分別。

在談到正題之前，我對於你們這個名目，還要有一番解釋，即是說明「文學青年」的意義。那末，他到底含有怎樣的意義呢？

(一) 他要以文學為唯一的職志 這就是說：文學青年的終身的職業和志向，就是研究文學。當然，事實上有許多青年研究文學，只是為了一時的興趣；或是為了什麼別的野心的企圖，只以研究文學為進身之階（Stepping-Stone）。像他們這樣的人，終竟要失敗的。

(二) 他要有堅苦耐勞的氣質 誰都知道，研究文學是極清貧的事，尤其是在我們這個窮國家裏。所以，他應該先養成堅苦耐勞的氣質；凡是一切精神和物質上的痛苦，都要能夠忍受。

(三) 他要有高尚的人格 這和上面一款有連帶關係的。如果他能忍受一切痛苦，而不改變他的職志，仍然百折不回地去努力，那末，可說他有高超的人格了。有許多人，不能吃苦，而中途變志，去鑽營一官半職，這種行為是可笑的。

合於上面。三種條件的，就可以叫做真正的文學青年，也就是我在這裡所稱呼的文學青年。關於名目意義的問題，算是討論夠了，現在，和你們討論比較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怎樣創作這個題。

本來，文學青年們的工作不外兩種，即是：讀書和創作。這兩件事情應該分開來討論的。不過，關於讀書，我已經寫過一篇怎樣讀文學作品，發表於讀書月刊三卷一二期合訂本。所以，在這里只討論怎樣創作這一件事就夠了。一般說來，文學青年們是該懂得上面兩個基本問題的。爲了他們的需求起見，從前我寫過上面那篇文章，現在，又開始來寫這篇。

二 創作的準備

在文學青年開始文藝創作之前，一種充分的準備是不可少的。最初就是文藝興趣的培養。只要你是個愛好文藝的學生，那末，對於文藝這科自然會特別注意。學校課程表上所規定的文藝科目，不消說，你會努力聽講並且學習，在課外，你也應該自動地去研究。研究的初步，就是多讀文藝書籍。這理由很明白，用不到我來詳細解釋。我只要把讀書的普通方法提出便夠了。對於學校規定的文藝書籍，如文選講義教本之類，你們要好好地聽教師的講述，遇有疑難之處，是要立即提出來問教師的。如果感覺他的答復不滿意，你就要多讀參考書；非這樣不能使你們所學

的完全了解。

學校的文選講義教本之類，當然不能使熱烈愛好文藝的學生滿意。補救這種缺憾的就是在課外自動地研究。在學校圖書館，你們可以找到你所愛讀的文藝作品。如果還以為不滿，那末，你就要自己出錢購書了。多購書是學生的好習慣，你們應該養成這種習慣才對。其次就是讀什麼書這個問題。起初，不必有什麼死板的規定，只要是你們所知道的或是師友所介紹的文學作品，你們不妨多讀。先不要讀那些高深的文藝理論，因為這容易使你糊塗，而對於文藝有所難解和恐懼。最好是多讀一些優美的文學作品，無論詩歌，戲劇，小說，小品，散文，都可以讀，只要牠們少帶有頹廢的情調和惡意的誘惑。現在不如明白舉例來說，與其讀張資平那樣三角戀愛十分肉感的小說，不如讀郭沫若那樣富有革命性的小說；與其讀郁達夫那樣變態性愛病態心理的小說，不如讀魯迅那樣描寫深刻富有諷刺性的小說。雖然高深優秀的作品一時不容易了解，但多讀幾遍，便會漸漸明白牠們的好處。

在你們讀了相當的文學作品之後，對於文藝的興趣定會濃厚起來，那末，這時候你們便可以讀讀文藝理論的書籍了。因為這些書籍能使你們得知初淺的文藝原理，這種

理論的知識會幫助你們不少，無論在讀書或創作方面。在從前你們所不容易明白的作品，在這時候便會無師自通地明白；在從前你們不知道要怎樣創作，在這時候便會知道了。

除了文藝書籍之外，其他科學書籍和社會科學書籍，你同樣地不可疎忽。因為這些書籍能使你的知識擴充思想豐富起來，對於文藝是有着間接的幫助功用的。一個研究文藝的學生不應該是個思想貧弱而幼稚知識缺乏的人，如果是這樣的人，那末，定寫不出好的創作來。你們應該有一副哲學家的頭腦，有社會學者的思想，有科學家的真確的知識，那末，你們才能做個很健全的文藝作家。

與讀書附帶的還有個小問題。那就是翻譯書籍的好壞問題。如果你們的外國文程度不夠讀外國的文學作品，那末，那就不得不讀翻譯作品了。可是翻譯作品多半會使你們失望。第一，與原文太不相符合，只求譯筆流暢，而缺乏忠實性，是意譯的壞處；第二，雖與原文相符合，但譯筆古怪難懂，是直譯的壞處。像這種惡劣的翻譯書籍定使你們感到不快，而減少讀書的興趣。最好，你們只能相當地讀翻譯書籍；譬如像著名的外國小說如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是非讀翻譯本不可的，其他文藝理論書籍，

則不必讀翻譯本，以讀本國人改編的書本爲好。這是個折衷的辦法。除此以外，你只有極積地學習一兩種外國文，以養成直接閱讀原本文藝書籍的能力。

創作準備的第二步就是生活觀察。觀察不僅是科學家的緊要的事情，而且是文藝家所不可少的工作。在你們的生活環境的周圍，不管是山川人物或一草一木，你們都要下一番觀察的工夫。譬如街頭擁擠的羣衆的行態，鄰居婦人一言一笑，你都應該記在心裏。雖然這時所觀察的事物不定於將來創作時有用，但將來所需要的事物，是非非賴這時預先觀察不可的。至於觀察的方法，我們也要在這里研究一下。你們在觀察人生的時候，切不要只注意到特殊的形相，更要注意到全體，觀察得愈是扼要愈好，愈是普遍愈好。所謂文藝家的觀察，並不是集積瑣事的意義；而是在把所得的細目（Detail）佈置在適意的地點，看怎樣才能把觀察所得的事物很有效地表現給人家。再者，單是觀察沒有生命的抽象事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最要緊的是觀察活的人。而且不僅人是觀察事物的表面罷了，更要推測到牠們的裏面。你們應該對於事物先下觀察，再繼之以豐富的想像，那末，你們就能成一個好的文藝家了。

其次便是創作衝動的激發。在你們讀過了很多的文藝作品之後，換言之在你受着很好的文藝涵養的時候，你們的創作衝動便自然而然地發生。如果你們不是因了內在的創作本能的壓迫，而發生創作的衝動，那末，不會有好的創作。在你們未寫一篇小說之前，你們必須受着寫這篇小說的本能的壓迫，即是非把牠寫出來不會使你們自己的身心輕鬆。多讀文藝作品，固然能激發創作的衝動，可是文藝作家的生活要豐富，也是非常重要的。所謂生活要豐富，就是要把生活的範圍擴大起來的意義。現在不如更明顯地說，你們不僅僅坐在斗室裏過着文藝家的生活，並且還要把你們自己常常和社會相接觸，過着各種不同的生活。在可能的時候，不妨做做勞働者，兵士，和其他卑下的職業者；無論好事歹事，總以多多經驗爲要。在這種豐富的生活裏，當你們發現了某一點可以寫成文藝作品的時候，你們的創作衝動便會隨之而激發了。並且生活豐富與觀察有很大的關係；生活愈是豐富的人，愈能有精確的觀察。上面已經說過，你們有了很好的生活觀察，便有了很好的創作準備。

再次，我們便來討論創作的態度。一個作家的創作態度的確有關係於他的創作。如果你們對於創作是很嚴肅的

，那末，你們的作品決不會草率，雖說不一定完全成功，但至少不是使人失望的。有許多作家把創作當作兒戲，以為只是玩玩而已，於是他們的作品便失丟了高貴嚴肅的氣分，至多也不過是給人家讀得玩玩罷了。高貴優雅的心，是作家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你們在創作之前有了這種要素，那末，你們的創作的態度自然會鄭重起來，而你們的作品自然會高貴起來。所謂高貴優雅的心，分析起來，就是要有深深的愛情，要有勇氣，要正直，要慈悲……等。這種高貴優雅的心也可以說是作家所應有的性質。

忠實的態度也是作家所需要的，所謂忠實的創作態度有兩種解釋。第一，你們要忠實於你們的創作的事業。如果你們認為創作是你的唯一的事業，那末，你們就把整個的心擺在創作上面去。雖然有很多阻力會來妨害你的事業，你們也不要畏懼，要排除萬難，要忍耐着不斷地奮鬥，那末，將來你們總會成功。如果你們對於你們的唯一的創作事業不忠實，只是敷衍着幹下去，那末，你們馬上就要失敗，無論在事業上或作品上。

第二，你們要忠實於你們的作品的寫作。這一項比上一項更為重要。有許多作家，甚至如鼎鼎大名的小說家張資平等，對於作品的寫作是缺乏忠實性的。在他們的作品

裏很難找到近於情理的描寫，我們看了那些作品往往起一種輕蔑之心，以爲只是作家在那里故意誇張過甚，是不會使人相信的。在你們有了相當的生活觀察之後，就要把你觀察所得很忠實地描寫在作品上，雖然應該加一番豐富的幻想，但你們的幻想切不要離開客觀的事實太遠。譬如張資平在明珠與黑炭裏所描寫的普羅青年在四馬路向人討錢的情節，是太缺少忠實性的。這就是他的幻想離開客觀的事實太遠的緣故。

對於創作要有高貴優雅的心，由這種心才養成高貴嚴肅的創作態度；然後對於創作事業要忠實，對於作品的寫作也要忠實；這就是愛好文藝的青年學生所最緊要的一着，也就是一般文藝作家所最緊要的一着。

三 怎樣創作

在你們創作之前，你們必須答復三個問題。就是What? How? Why? 第一個問題就是創作些什麼。屬於這個問題內的可分爲三點，即是Plot, Actor, Setting。現在我們就拿小說來解釋這三點的意思。如果你決定寫一篇短篇小說，先就要決定到底以哪一點爲寫作的主體。譬如你們想把一個驚人的故事表現出來，便把全副精神集中

在這種表現上，其他人物背景不過用來當作附屬的東西，你們所作的這種小說便稱作以情節（Plot）為主體的小說。你們想把全副精神集中在人物的表現上，其他情節背景不大注意，你們所作的這種小說便稱作以人物（Actor）為主體的小說。你們想把全副精神集中在背景的表現上，其他情節人物不大注意，你們所作的這種小說便稱作以背景（Setting）為主體的小說。這種分類不僅僅適用於小說上面，就是其他文藝作品如詩歌，戲劇，小品，散文等也未嘗不可適用。

第二個問題就是怎樣創作。在你們的作品裏怎樣表現一種思想，用什麼技巧來創作，這都是你們所要決定的。如果你們要表現非戰主義，那末，你們到底用哪一種方法呢？很明顯地把牠表現於文字上嗎？或者隱約地把牠表現於文字之外嗎？或者用暗示方法把牠表現出來，使讀者在深思熟慮之後才能領悟的嗎？這些都是你所要預先決定的。用什麼技巧來創作呢？結構是鬆弛的，還是緊張的呢？用寫實主義的技巧，或是用浪漫主義的技巧？用什麼人稱呢，第一人稱，或是第三人稱？用什麼體裁呢？直敘體，日記體，或是書簡體？這些也是你所要預先決定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什麼創作。這個問題是與上文有關係

的。我們已經談過創作的衝動和態度，知道創作是由於內在的創作本能的壓迫，而創作的態度要高貴嚴肅。現在你們就容易解釋這個問題了。你們到底是不是受着內在的創作本能的壓迫而創作的呢？或者有什麼別的動機？是不是爲創作而創作呢？或者是爲名譽與金錢而創作呢？也可以說你們的創作態度是不是高貴嚴肅呢？這些也是你所要預先決定的。

上面的三個問題，你們既然明白怎樣去答復，我們的討論就漸漸轉到怎樣創作這個正題上來了。先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大綱 (Outline)。這種東西是你們所不可缺少的，因爲牠對你們很有一番幫助，在你們開始創作的時候，就要列出一個大綱。怎樣分章，段，和節；描寫應該注重在什麼地方；所表現的思想是什麼；作風應該怎樣：統統可以詳細地列在大綱上面。然後照着這個大綱做去，你們就有條有理了。這雖然是很普通的方法，你們不妨應用應用，因爲牠的效果是很大很大的。

接着要研究的就是創作的思想。思想等於創作的靈魂，沒有思想的創作就成了沒有靈魂的創作，也就成了空洞的虛無的文字，是不會有什麼意義的。那怕你們的描寫怎樣深刻，文字怎樣美麗，情節怎樣動人，可是你們的作品

仍然不會有大的價值。所謂內容貧乏就是指沒有思想的意思而說的。一節作品沒有思想，那只是故事的聯合，文字的堆積，那怕牠裏面所包含的情感怎樣熱烈，仍然不能算做美好的作品。有許多作家只是注重技巧，對於思想不大講究，這是很大的錯誤。

思想可以分爲中心思想和附屬的思想兩種。只有單純的文學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是單純的，比較複雜的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卻是複雜的，是可以分爲中心思想和許多附屬的思想的。一篇小說可以包含若干章，段，自然每章每段裏可以包含一種思想，由各章各段的思想聯合起來，便成了一種綜合的思想，即所謂中心思想。無論誰的作品，只要是比較有意義的，都是含有中心思想和許多附屬的思想的。你們去讀人家的作品的時候，不妨去體會牠們裏面的思想，看是不是和上面的分析一樣。你們去批評人家的作品的時候，也不妨以思想的有無和對否爲評批的根據。同樣你去寫作你們自己的作品的時候，也要問人你們自己所表現的思想是怎樣。

現在，我們便談談思想的表現法。有許多作家對於這一層是很疎忽而蠢笨的。最大的毛病就是沒有含蓄。譬如描寫被迫壓的工人，想把他們所受廠主的劣待和痛苦表現

出來，並且加上了工人聯合起來反抗廠主的思想：他們那些作家便只知道用激烈的文字和言語，或者用很簡單的描寫來表現，甚至於在作品中間或尾巴上參合一些標語口號，這是最淺薄可笑的思想的表現法。至於你們所要採用的表現法，卻不是這樣的；而是有含蓄的，是不藉文字言語或標語口號的，是隱隱約約的，彷彿不可捉摸一樣。在你們的作品所表現的思想不要是很明顯的，讓人家一看便可知；而要是暗示的，非讓他們熟讀深思之後不能揣測出來。這樣的作品就是很深刻的作品。至於要怎樣才能做到這一步，那你們就不得不先讀讀很多名著，看牠們的思想是怎樣表現的。漸漸地你們便知道很好的表現法。那就是要有含蓄的，暗示的，用最適當的情節和最深刻的描寫的種現法。在你們多讀多作之後，你們自然會懂得而應用這表現法的。

至於創作的技巧當然的是不可疏忽的。不管文藝的派別和主義同否，創作的技巧是為作家所注重的。即使新興的文藝，雖然主張打破因襲的舊的技巧，但也不能把技巧完全擯棄，還要研究一種比較新穎的來從事創作。無論是以哪種主義為批評基點的批評家，總不會只注意文藝創作的思想，而不顧及牠的技巧。固然僅僅技巧好的作品不

能算做完美的作品，但是僅僅思想好的而不顧及技巧的也不能算做完美的作品。我們已經承認思想是創作的靈魂，同樣也可以承認技巧是創作的模型。譬如石膏像，由好模型製造出來的，當然是好的，由壞模型製造出來的，當然是壞的。同樣，用好技巧寫成的創作當然是好的，否則是壞的。

從結構起到描寫，對話，詞句，文字等都是屬於技巧的範圍。凡是屬於技巧的範圍以內的東西，從事文藝創作的學生都是要研究的。世界上本來就沒絕對的天才的作家，他決不會生而不學就能寫出很好的文藝創作；即使他不願模仿人家的現成的技巧，也要自己下一番苦工來研究牠。至於你們要怎樣研究技巧，那末，又不得不回到上文所說過的創作準備了。那就是多讀文藝作品的老法。在你們讀到很好的作品的時候，除了他們揣測牠們所包的思想之外，就要注意到牠們所採用的技巧。看看結構是怎樣的，描寫是怎樣的，對話，詞句，文字又是怎樣的；牠們好，好在什麼地方，壞，壞在什麼地方。經過仔細的研究之後，你們自然漸漸懂得了；但你們要記着，創作方法一類的書固然也要讀讀，僅是讀讀牠們，而不多讀創作，也是無用的。最要緊的是多讀，由多讀的結果，你們自然會懂得

技巧了。

如果詳細討論技巧的好壞，那所費的工夫很大，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濟事的。這裡只要稍稍把大概提及便夠了。我們只說說小說的情節結。小說可以分爲兩類，即鬆弛情節的小說（Novel of Loose Plot）和有機情節的小說（Novel of Organic Plot）。這是英國韓德生（William Henry Hudson）的區分法。第一種小說的情節結構是鬆弛的，散漫的，須賴乎主人公統一各個敘述，而不賴乎情節的本身。第二種小說的情節結構是互相連貫的，人物事變佈置在適當的地位，各線索都是前後照應的。後種總比前種緊湊些，容易使人感到趣味。不過在你們採用牠的時候，必須注意兩點：（一）情節的演變要自然，不可現出精心結撰的形跡；（二）情節的表現要近乎情理，使人相信無疑。其他描寫要精細而深刻，無論是景物的描寫或心理的描寫。對話要流暢簡潔，不要像文言，要像人所說的話。詞句和文字也要適當而美麗。這些因爲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詳述。總之，要你們自己多讀著名的創作，結果，自然漸漸懂得各種技巧而知道採用了。

在這裏聯帶說一說的就是創作的修改問題。你們要明白教師的指導和修改不一定是十分可靠的，因爲他們大部

按照他們自己的嗜好和個性來修改人家的創作，對於作者的特殊風格是有損傷的。最好的是讓你自己來修改自己的創作。在初作成時候，你們當然不容易知道錯處，但在你們將來反復地審閱幾次之後，便會一目了然。那時你們要儘量修改，甚至把舊稿完全犧牲，而從新寫作，也是不足惜的。如果你們能照着本章所指示的創作方法做去，那定會獲得美好的成績。

四 創作的精神

末了，我們來談談創作的精神吧。第一，要胆大而勇敢。這是使你成功的要件。不要相信文藝創作只有天才的作家才能從事，那怕你們自己不是天才，也要看作天才一樣。只要你們大着胆，勇敢地做去，決不會使你們失敗。第二，要有毅力。許多有為的文藝青年缺乏創作的毅力，往往因此半途拋棄創作，這是很可惜的。在你們初期創作的時候，自然免不了很多挫折。譬如多讀多作就是很難做到的事情，你們或許不能忍耐做到這種創作的準備工作。這是沒有捷徑可尋的，準備不充足，會使你們寫不了一篇創作出來。除了忍耐着經過相當的準備外，你們沒有他法。又如創作的修改也是很令你們厭煩的。你們也許不願

認真修改你們自己的創作，只求敷衍了事，這是最大的壞處。你們必須不彈麻煩，細心地三番兩次來修改創作，非這樣沒成功的希望。還有一作傷心的打擊會使你們的創作事業中斷。那就是投稿的失敗。創作的發表固然能增加你們的創作興趣，但是你們不可以牠能發表與否來決定牠的行止。要知道你們是在學習文藝創作聲譽與稿費是不能顯及的。即使你的創作一篇也不能發表，那你們也不可恢心，仍然要忍耐着繼續創作下去。總之，要胆大而勇敢，要有毅力。這是你們所應的創作的精神。

紹 介

書 叢 版 出 社 本

1. 東 風 西 風

布 克 夫 人 著
郭 冰 岩 譯

定 價 每 冊 六 角

2. 幻 變

程 景 頤 著

定 價 每 冊 三 角

3. 羣 衆

高 爾 斯 華 綏 著
蔣 東 岑 譯

定 價 每 冊 六 角

秋 日 小 記

鄭 影 子

整夜沒有好睡，被大風吹醒之後，夜光錶告訴了我午夜二時，人是那樣一點沒有神。

昨夜把上半部日本文壇展覽的第一輯譯完了一半，寫了四面王文九大約明天一定可以脫稿，近來身體很不好文章多久不寫，並且這一次到漢口去印象給我太壞，近幾天來本來沒有熟睡過一夜。心裏真懊惱萬分。

樓下的大鐘打了三下，自己還在胡思亂想，想到這次回去蘇州又得罪了母親，母親爲着了兒子天天把望着後生享些福，可是我的皮氣太古怪，說新不新，說舊不舊，總之給於一班鄉下的長輩，時時有些不滿意，我可是事實上亦沒辦法。

三點五十分重讀寫給一個昔日女同學的一封信，字語覺到有些冒昧，有些輕浮，這是一種情感作用，沒有勇氣去改掉一些。

不知在那時睡着了，醒來六點三十四分就離開了牀，被昨夜的大風吹碎了窗上的玻璃寫字檯上被雨打得一場糊塗，自己的心裏又是一團麻，想到南洋女中去找陳小姐去。

七點四十分吃罷了早餐，一個人把小字檯上的東西整理了齊整，開始給甯波某月刊編者寫信，把王文九那篇本東西預備寄給他，大約繼續又寫下了二面就可脫稿，這一篇王文九，就是寫王文九那樣沒有什麼意志的人，愛着金錢，迷着女人把自己的靈魂不知丟在那一只垃圾桶裏，雖然技者不十分滿意，在情趣上我知道自己又轉變了方向。

寫完了信，預備給生路月刊十月號寄稿，是一篇去年作的南京小品署名阿甲。

自己很歡喜攝影，今天便預備到中國美刊社去找葉老哥，帶便把澤馨小姐的一張放大的照給了他，又把親仁小姐同澤馨小姐合照的寄給圖畫時報，署名照前次一樣用。K 二字。

十點二十分接到公司電話，因為四十二期畫報還少材

料，必須在今晚編起二頁，並且指明了要有秋涼意味的。這我到皺了一下眉頭因為今天暇日，我是打算找女朋友去閒談，到大光明看大學生的幽默，如此一來至少給我少了二小時的休息時間。

把電話掛斷，就去找一堆紊亂照片，高幸一找就找到了十四張，有雲，秋虫，秋天時裝，大約二頁今晚沒有問題了即去擦亮皮鞋，穿上袴子和襯衫，把泥帽在箱子裏取出，刷去了灰塵，把小呂宋的盒子丟在一旁，帶上看看很有樣子，今天就預備用到它。

十一點正把王文九稿及給生路月刊之稿女同學之信和照片包在一起，本想帶皮包，因為一手雨衣太不方便，作吧，把紙包挾在腋間，出門跳上十七路電車，直駛北四川路郵局跳了下來，忘了今日例假郵局上午不辦公，掛號信沒法寄非等至下午二時不可，不如先到南洋女中找了陳小姐再說。

再叫黃包車到阿拉白司脫路，這是第一次，他們說八月廿四就開學的，我匆匆下來，挽了雨衣，付了車資就走，不知怎樣一陣模糊，一包紙包忘在洋車上，回頭就找，車子已不知去向。問旁人說向東去，指向東望沒有什麼，我亦懶得追望，就此作罷，

信，文稿照片，不知結果落在誰人手裏，信上並沒有貼上郵花亦沒有封上封口，我想車夫必善，不知是否代我貼上郵花投入郵筒，或者車夫不知，即投郵筒，那麼難爲了我的朋友。這是我的夢想。

定然稿紙被人撕碎投入垃圾桶裏，（這到比從前投入編輯老爺的字紙簍裏時要乾脆些了）照片揩油不消說。可是我真不好意思，對那二位朋友，不知以後有何事情發生，還有我的名片。我亦沒錢在大報上登個鄭重聲明，或者找尋失物，之類的廣告奈何：幸兒沒名亦好，否則事必要化費幾個無聊銅錢。

馬路旁呆立了片刻，烟紙店裏的鐘打了十二下，又來攬生意的車夫活像剛纔的那個，呵！我太神經，我不該再去瞎想。

找陳小姐去！我忽然記憶起來了，可是有趣得很陳小姐並不認識我，不，是現在並不認識我！

找到茶房，我本來不相信南洋女中的校門這樣的難找，茶房交了我找人的單子，我寫下了陳宜芬三字，他躊躇了一會他說我們沒有這個人，我亦躊躇了一回，塗掉再寫陳銀蘋三字可是茶房又是搖搖頭。

怎麼辦呢？我說他是寄宿生，浙江人（我自己亦模糊。）

他又說我們這裏的小姐我都知道，宿的沒有姓陳的，並且廿四日開學要四日上課學生都沒有來全，我不知道開學同上課有什麼關係。我亦沒有辦法了。

重新拿出他們校裏關係人寫給我的一張字條：上海阿拉白司脫路南洋女中陳宜芬即銀蘋，我知道自己沒有弄錯，茶房亦說路是對的，可是人是沒有。

無聊的立了一回，因為事情的確很有關係想拿我記者的名片去見他們的校長，一想這件事與學校當局無關，出之有些冒昧，裏面走出了一個西裝青年和一位老先生，上下打掠了我一下，同我招呼了起來，我即問你們高三有位陳××小姐麼，他說此班早已畢業（內中有沒有陳××小姐不知道，）這學期並沒有高三這一級。我知道又碰了壁。

一個男子到女學校裏去找正經事體亦多成心不便，連茶房多說我們的小姐，我們的小姐，那樣太合有誘惑性的名字，並且在旁人心目中至少認為來意是含有些荒唐事跡。

因為西裝少年多看了我幾下，我知趣的告辭了，臨走時茶房說你到開封路第二院去找找看。

到開封路纔知道是南洋女中的附屬小學，不算是碰着

一鼻子灰，總知今天的事情不十分順利。

附近吃了午飯化了八毛大洋，四處再想找找那一包東西有何痕跡可是柏油路，黃包車，同樣的臉袋，同樣的身段的車夫，一些兒沒有我的文章。我又懊傷起來了。

下午二時叫車到郵政總局，已無信可寄，搭上一路，電車沒奈何到南京路去。

那裏有陳小姐那樣典型的女人，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伊，真漂亮，到國貨商場去買了一只國貨的可變蓄電器有用處實在沒有一些其他辦法可找。

到新世界灣到甯波同鄉會忘記了××公司全國攝影團攝影展覽的請帖放在我的書桌上，想去看一下亦好。

很巧會場上會到他們的一位團員帶便問起×先生為何同公司有些意見錯雜，他亦乖覺得很並沒有對我說怎樣怎樣，我亦知趣得很。對他說你們這次的成功可佩呵！那樣，實在我的心情亦說不出什麼別的。

走馬看花看了一遍，內中有一張穿皮袍子吃西瓜的倒很有味兒，實質亦是我的少見多怪。

握手告別，電梯送到底下，陽光滿路，我一點都不高興。

挖出袋裏掛錶，四點四十五分，上冠生園去。吃了咖

啡，一客吐司。和一只板格肚子突然不舒服起來再吃一杯泡冰，感到陰涼了一下。

冠生園茶役28號，突然頹喪着臉，因為每一次都是他招待我，同我熟識，他對我說秋來此地飲冰室即行取消，沒事做，要我介紹介紹，我隨口答應同他說法，我平時就愛好管閒事。自己沒辦法亦得替人勞力幹。

五點二十分出來外面大雨，披上雨衣，冒雨走，不願坐車子，雨越下越大，沒法又鑽進國貨商場，不是買東西，是來躲雨，有五六個男女同伴，我把剛纔買的可變蓄電器紙包放在外面，有意的，我叫管門人看看我亦是你們的顧客之一！因為這裏都是中國人。

等了很久再上樓，沒法買了一件線衫，踱了一趟，天呵，下樓又是陽光滿路。

再搭一路，必然又要在郵政總局下車，觸景傷情已無信可寄，接搭十七路無軌電車安安逸逸回到我的寓所躺到牀上，那裏還有寫壞了的信紙，給那一位女同學的。我失望了。我真想哭，那一封寫得很輕淨的信會落在誰人手下？

很巧公司又來電話，從我惡夢中打醒，沒法，找紅墨水，劃好八開地位，編秋的一種種不，我寫上了秋的憂鬱五字。

編了一回，躺到牀上，醒來，身下一包硬東東的物件，是信，一個久盼的蘇州的女朋友。看完，沒有笑臉，重編秋的憂鬱，編好叫茶房送去公司，公司裏又來了電話。

把聽筒放上，外面又在下着小雨，秋天像是一個搗蛋的鬼，每一個秋天都給我傷感和憂鬱。九時半睡，今晚算最早，因為心裏似乎沒有興趣在晚間再找些什麼事做。

一覺醒來，秋夜靜寂，沒有月亮，亦沒有風雨和星星。噓，翻了一個身。

一九三三，九，三記

介紹：「藝術工人」 鄭影子著

本書內容包含八個短篇小說，是作者一九三一年中所作，描寫一個窮苦的青年，在學畫時苦悶的新片，對於描寫之技能如何，要請讀者自己來批判，如讀過鄭君所著之黑白集文畫集者，當可知道其描寫手腕，亦毋庸多說了。

北平大東文藝社出版

紅 蛋

(續)

賀 玉 波

四

十八日，夜半。我和妻已吃過了點心。正當我預備寫稿，她打算睡覺的時候；她忽然叫了一聲：

「春城，我的肚子痛起來了。」

「恐怕是要臨盆了呢。讓我去請母親下來，做事纔有個程序。」

「不忙，也許不是。」

我便獨自跑到三層樓上，來請已經上了床的母親。幸虧她老人家並不會睡着，立刻爬起身，跟我一道來到亭子間。

「怎麼？肚子痛得很嗎？」母親問。

「不怎樣厲害。」

「小孩動不動？」

「動的。」

「好極了！已經發動了。到樓下去叫娘姨燒開水。」

母親命令着我。

於是我到樓下灶披間，把娘姨叫醒，吩咐她怎樣燒開水，預備一切。我簡直變成了一隻猴子，樓上跳到樓下，樓下跳到樓上，極其興奮而快樂。

「娘，肚子漸漸痛得厲害了。」

「時候還早呢。」母親好像胸有成竹的樣子。

我把早日買好的一些布紙等東西取出，擺在臺子上，預備給醫生來後應用。商得了母親和妻子的同意，我雇了人力車，到霞飛路的一家產科醫院去請醫生。

到醫院時，已經是早晨三點鐘了。在暗淡的門燈下，我按了按電鈴。出來開門的是個包車夫。等到我走進大門，便看見那個曾經到過我家的陳醫生，和另一個女助手，已經披着旗袍出來，向我點頭微笑。我說明了來意之後，她們即刻去預備。一會兒，她們提出一個半大皮箱和一隻大提籃，不消說，那裏面裝的自然都是醫藥品和器具。

她們查明了我的地址之後，便踏上了院裏自備的包車，由車夫飛也似地朝霞飛路西奔馳。我仍乘着先前拉來的人力車，在後面追隨着。初夏是夜風襲在我的車上，但是，不覺得有什麼。我的心神早已經到了自己的家裏，縈繞在正臨盆的妻子的左右呢。家裏的人們一定是很希望我們來到的，我願意早點到家的好。

二十分鐘的光景，我已領着她們到了自己的亭子間。妻躺在床上，呻吟着，臉上現出痛苦的表情。母親在她的床邊坐着，陪她，看護她，安慰她。

女醫生一到，像是救命星到了；個個人見了她們，都現出喜色來。尤其是我，好像放下了重擔般地舒服。就是妻呢，雖說在不斷地叫苦着，也顯出比先前要安定些的樣子。

「幾點鐘肚皮纔痛？」陳醫生問。

「昨天半夜辰光。」妻還自己回答。

「痛得厲害吧？」

「……………」

「生產是要肚皮痛的；愈痛得厲害，生產起來，便是速迅，愈順遂。我的意思是問你：痛的次數多不多？程度厲害不厲害？痛的時候多，還是不痛的時候多？」

「痛的時候少，不痛的時候多。但是，程度已經很厲害了，」妻說後，又一連呼了幾聲「痛」。

於是，女醫生叫妻脫開衣服，把她的肚子查看了一番，又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表，然後說道：

「還要八個鐘頭。那末，這樣，現在我們還要到別處去。等到她痛得很凶的時候，你們打電話要我們來。」

她們兩人用藥水洗洗手，把皮箱和提籃收拾好，請娘姨給她們搬到弄堂外的包車上去。對我們說過一聲「再見」之後，她們便走下樓去了。

這時候，父親也從夢中驚醒了，他那種快樂而憂慮的心情，充分表着在他的臉上。平常他就為我們管理瑣碎的家務，或是到附近購買東西，或是在家幫着用人做做小事，算是最慈愛最勤勞的老人。我們常常見他為我們的幸福而勞碌着，覺得十分地不好意思。所以，在他安睡的時候，我們即或有事情，也是不去把他鬧醒的。

醫生去過之後，他就自己醒來了，大概是為我們的話聲所鬧醒的。他到亭子間的門口看了一眼，笑了一笑，就到樓下去料理家事去了。我想；他活了六十一歲，尚不曾抱過孫兒，當然是很寂寞的；今天早晨，他知道媳婦要臨盆了，心裏一定有說不出的快活；但是，也許因她是初胎

，肚子又很大，爲她擔着不少心呢。

天已經漸漸亮了，初夏的朝陽光射進小小的亭子間，顯出極其新鮮而和美的情調。待產的妻半躺在潔白的被褥上面，頭靠着床欄，眼睛凝視着上面的天花板，有時候瞧瞧母親和我，現出一種忍受痛苦的神氣。

「唉！唉！——啊唷啊唷——唉！唉！——」

「怎麼？痛得很凶嗎？」我問着妻。

「很凶啊。好像有人在肚子裏翻筋斗似的，難受極了！」

「對。要痛纔好。小孩恐怕要倒轉了，做娘的怎麼不痛呢？春城你還到醫院去催催醫生吧。」母親說。

「好的，我想八九點鐘時候到醫院去。如果走不開的話，就打電話去催她們。」

「啊唷！啊唷！——唉！唉！——啊唷！啊唷！——唉！唉！——」妻總是這樣連續地叫喊。

娘姨推門進來了，她端來一盤蛋；我便接在手裏，再來遞給妻去吃。據母親說，產婦是容易餓的，要時時吃東西纔有力氣；因爲沒有力氣是難得生產的。

「吃幾隻蛋吧，一早晨肚子空空的，很不好的。」母親對她說。

她點點頭，坐起身來，接了一盤蛋，勉力地吃着。一會兒，蛋被她吃完了，連一點糖水也喝乾了。母親給她接了空盤，含笑對我們說道：

「好。能夠吃東西，是很好的。記得我生妹妹的時候，還吃了一大盤麵呢。」

「啊唷！啊唷！——唉！唉！——」她又開始叫喊起來。

「忍耐一點吧？安安靜靜躺着，休養休養。時候到了，自然會生產的。」母親對她勸告着，安慰着。

八點多鐘的光景，我看見妻的情狀漸漸緊張起來，便到對門的五金店裏去打了電話。

不到三十分鐘，陳醫生和女助手又來到了我們的亭子間。照例，命娘姨到弄堂口的包車上，去拿皮箱和提籃。

等那些東西拿來之後，陳醫生用藥水把自己的手消了毒，纔開始診視產婦。她看過了產婦的肚子，下部；又給她量量體溫，拿拿脈博，然後問道：

「肚子痛得凶吧？」

「凶。」

「痛的時候多，還是不痛的時候多？」

「痛的時候並不見得多。」

「啊。據我看起來，她的肚子是慢慢進行的，時候還不到。」

「照你的說法，那麼，要到什麼時候她纔生產呢？」我有點不耐煩，纔去詢問她。

「最早要到下午三點。我們還是回去，到時候我們自己會來的。」

陳醫生照例洗了洗手，把東西收拾之後，又叫娘姨給她提箱子和提籃，和女助手一道出去了。

亭子間還是產婦母親，和我三個人。因為一夜不曾睡過，所以，各人的臉色很蒼白；尤其是產婦和母親：一個面無血色，嘴唇變成了灰紅色，眼睛沒有神彩；一個年老多病，蠟黃色的臉，兩眼的周圍現出黑色，顯出極其疲乏的樣子。至於我自己呢，頭腦脹脹的，精神也很萎靡。

妻的肚痛，的確比先前厲害多了。她差不多每十分鐘內要大痛一次；痛的時候，看起來是很難過的，痛得幾乎要哭出眼淚來呢。我看見她躺在床上，時時刻刻呼痛，而又不能隨意轉動的苦狀，心裏抱愧到萬分以前，我們年輕人一點也不知道做母親的痛苦，現在，看見妻因生產而受罪，纔知道做母親不是容易的。可不是嗎？妻正在爲了我而忍受痛苦，而我自己呢，卻逍遙自在，不能給她分受

半點痛苦，這是多麼不公平的事啊！

草草地吃過午飯之後，我便穿好洋服，打算出去找點錢來。昨天，在妻未發動以前，我就到一家書局裏去過，但是，不曾遇見老闆，沒有拿到一文錢。幸虧有個朋友在那裏做總編輯，向他私人借了伍元，否則，今天早晨我只好一動也不能動了。

現在，我們手裏已經不剩錢，零用，收生費都毫無把握。沒有朋友可以借兌，又沒有東西去押當，這不是很難辦嗎？所以，無論怎樣，我是非到那個書局去設法不可的。再者，順路還可以到醫院去催催醫生。

臨去的辰光，我到亭子間來看看。妻還是和先前一樣，半躺半靠在床上，那副神色是非常痛苦難堪的：仍然這樣一聲一聲喊道：

「唉！唉！——啊唷！啊唷——唉！唉！——啊唷！啊唷！——」

她那種非叫喊不能稍減她的痛苦的樣子，是多麼地可憐啊！但是，我能對她有什麼安慰，有什麼幫助呢？

在百無聊賴中，我只好走到她的床邊，拿手摸撫了一番她的頭臉，對她這樣低聲安慰道：

「親愛的，忍耐一點，一會兒你就可以做母親了。我

去到外面給你找錢，不久就會回來的。醫生呢，我也順便給你去催催。

她只點點頭，眼睛瞧了我一下，算是給了我一個回答。於是，我離開了她的身邊，又對母親叮嚀了幾句，便走出亭子間，到附近的電車站去搭電車。

五

「喂！你是那里？啊，是賈西義路雲泰五金店吧？一對，請你給我喊聲對門五十七號二房東接電話。什麼？等一等？好！謝謝！」我在書局裏把款子交涉妥當之後，向自己的家裏打着電話。

「喂！什麼？你問我嗎？我是楊春城。——你呢？什麼？聽不清爽！——喂！啊，吳，是嗎？——那末，吳先生，我問你，內子產出了沒有？」

「怎麼？還沒有吧？——唉！奇怪！——問你，醫生來了沒有？啊，來了，是嗎？好極了！——她們還留在我家裏吧？啊，是！——內子情況危險嗎？啊，啊，啊。我的事情已經辦妥，馬上回家來。請你對我父母說！——家裏請你代我照顧一下，謝謝你。啊，好，再見！」

在歸來的途上，我幾乎悲傷得哭了出來。確實，今天

的情形對我未免太險惡！妻從昨晚十二點鐘發動，一直到今天下午，雖說早已經肚子痛得很厲害，但是，所耗費的時間差不多有了二十小時；她的身體不知疲乏到什麼程度啊！我希望她能在我回家之前，產出小孩子來；一方面，她可以少受點罪，一方面，我可以不至看到她那種淒慘的情狀。

再者，剛纔籌款的成績，幸而不壞；雖說經過了不少麻煩，是但，能於即時籌到五十元，倒不是容易的事情。否則，家裏沒有半文。怎好行事呢？唉！像我這種無隔日之糧的知識出賣者，求一家人生存於大都市，已經很難，有什麼資格做父親啊？

當我回到自己家門的時候，我的心情突然變得緊張起來。不知道妻到底產出了沒有，或者正在大受其罪吧。一走進後門，看見父親在下面樓梯邊站着，便問他道：

「雪英生產了沒有？」

「還沒有啊！唉！」他蹙着雙眉。

我再也不問什麼，不說什麼，一直跑上樓梯，衝進亭子間裏來。啊！這是一幅多麼淒慘的圖畫呀！妻頭向房門躺靠在床上，娘姨靠牆坐在她的右肩旁，給她搬住右手和右腿；母親坐在床邊的矮凳上，同樣地給她搬住左手和左

腿。女醫生坐在床沿上，眼睛直釘住產婦的臀部，顯出不大耐煩的樣子。女助手呢，卻站在旁邊忙着遞藥倒水。寫字台上滿堆着紙頭，棉花，藥瓶之類的東西。窗戶都被窗布遮得滿滿的，沒有一線陽光投進來；因此，房間裏黑乎乎的，顯出陰森可怕的景象。

和醫生打過招呼之後，我便跑到產婦的頭邊，默視了一番，但是，看不出什麼現象來。只見她滿頭滿臉的大汗，長髮亂披在額上和耳邊。她的呼吸雖說是急促的，但是，她的呼痛聲卻仍然很宏亮。怕她不知道我已經回來，所以，把嘴放到她的耳邊，說道：

「款子已經預備好了，請放心。你還要忍耐一點，吃吃苦頭，一會兒小孩就會落地的。」

她沒有回答，其實，也不能回答；只把她的眼睛對我瞧了一下，便回復了她原來的半暈迷狀態。我想；她已經變得和平常兩樣，失去了動作的自由，失去了清醒的腦筋；像個絕症的病人一樣。她是多麼可憐啊！

「春城，你和陳先生談談。雪英已經很累了，再遲下去的話，怕她吃不住呢。」母親對我低聲說。

「是，我也是這樣的意思。」

正在我打算向醫生開口的時候，她卻先向我說起話來

了。

「現在，是四點半鐘，我們只有半個鐘頭留在這裡了。據我觀察起來，你夫人生產的進展太慢，恐怕要遲延到晚上九點鐘纔產呢。不過，照我們醫院裏的規矩，我們接生只以四小時爲限；過了限定的時間，每留一個鐘頭，要貼二元。」陳醫生說道。

「我問你：到底九點鐘，她能生產嗎？」

「這個沒有一定的。」

「如果在九點鐘，能生產的話，那末，貼補八塊錢，倒是願意的。就怕到那時候還不能生產，而且一直遲延到半夜或明天，那末，就難辦了。」

「大概在九點鐘左右，再不會遲了的。」她果決地說。

「就這麼辦吧，你們在這裡等四五個鐘頭，十元以內的貼補，我是可以承認的。」

「好的。」

於是，女醫生和助手便放心大膽地來給妻接生。現在，已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但是，她除了連呼肚痛外，簡直還沒有生產的希望。不僅僅她自己很累，滿頭滿身汗淋淋的，顯出沒有半點氣力的樣子；就是醫生和助手，同樣也現出疲倦的神態；就是助產的母親和娘姨，就是站在旁邊無用的我，同樣也現出厭煩的臉色。並且，各人的眼際都

露出幾分絕望的表情。

「啊唷！啊唷！——我的姆媽呀！我的姆媽呀！——
啊唷！啊唷！——」產婦的叫聲比先前更加頻繁，更加可憐了。

「陳先生，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她少受點痛苦呢？」我被她的哀叫所感，不得已這樣說。

「這可以不必。原來小孩是痛出來的啊。愈痛很厲害愈好。請楊先生不要着急。」

不錯，妻有一整夜不曾閉過眼睛，而且受罪一直受到現在，但是，我有什麼辦法減輕她的痛苦呢？雖說有經驗豐富的醫生在這裡，但是，我的心裏仍然覺得不安；因為我知道，醫生的話總是安慰人家的，也不可過於相信。所以，我非常陷入於慌亂之中。可是，實際上，這又有什麼用呢？

爲了減輕自己的難過起見，我只好靜靜地守在妻的頭前；遇着她臉上的汗水太多的時候，我使用手巾給她揩揩；或者給她理理額上的頭髮，或者摸撫摸撫她的頭臉和手臂，使她稍稍得到一點感覺上的安慰。

樓下的飯已經由父親和同居的友人吳君預備好了，前者上來催促過好幾次，所以，我們只好請醫生和助手吃了

晚飯再說。她們看見產婦的時間還不夠，於是，隨我到樓下來吃飯。其實，我怎樣吃得落飯呢？因為要陪陪醫生，也只好勉強吃了一點。

飯後，看護產婦的工作又開始了，各人仍然像先前一樣，坐在原來的位置上。將近八點鐘的時候，妻的肚痛來得再劇烈不過，叫喊得更其可憐起來了。據我在旁邊的觀察，她的肚痛是一陣陣來的；正在痛的時候，她是難過極了的，常常咬緊牙關來忍受，一待劇痛過去，她纔可以稍稍輕鬆一點。

現在，她肚痛的次數漸漸多了起來，而且一陣一陣接連着。遇到不能忍受的辰光，她不得不這樣大聲怪叫起來：

「呀！呀！——我的娘呀！——呀！呀！——我的娘，我要死呀！——」

聽到她這樣的哀叫，我難過得不知怎樣纔好；如果不怕被醫生見笑的話，我真要伏在她的身上大哭一場啊，可是，事際上，我的悲哀一點也不能表出，多麼地痛苦啊！

「楊先生，好了，小孩的頭髮已經露出來了，你可以不要急了。」陳醫生對我說，她那臉色看來有了一點喜意。

我聽了她的話，心裏纔稍安靜一點；站在床頭，等候着小孩的降生。這時候，醫生右手戴上了橡皮手套，在妻的產門邊摸探了一番，又倒了一些油在牠上面。這種手術，大概是使小孩容易生出的。

「好了，好了。還要用勁啦？還要用勁啦！」

醫生一壁施着手術，一壁拿話來鼓勵着產婦。我在旁邊，已經高興得不得了，也忍不住對她說了一些勸勉的話。母親同樣也說了幾句讚揚和鼓勵的話，使她忍受痛苦，添添氣力，以便早點產出。

於是，她拚命地叫喊，拚命地運用氣力。娘姨和母親也幫着她叫喊，用力搬住她的手臂和大腿；醫生也不住地給產們倒着油；助手也忙着預備藥水，棉花等，打算產後給小孩和產婦揩洗。凡是在亭子間裏人，都現出了緊張的樣子來。

但是，結果呢？小孩仍然不見下來！那露出來的一勺頭髮，在產婦拚命叫喊，用氣的時候，牠便現出得多一點，在她一陣叫喊完了，稍稍休息的時候，牠卻縮進去，只露出一點點了。這種現象多麼使人失望啊！

「陳先生，可以打催生針吧？」我問。

「好的。我先給她打一針輕的，要花大洋四元。」

「當然由我負責咯。」

於是，醫生給產婦在肚皮上打了一針，然後對我說道：

「如果不行的話，過一個鐘頭，再打一針重的。不過，又非花去八元不可。」她試探着我的口氣。

「我已經說過，針費不拘多少，概由我負責。」

他點點頭，表示滿意；隨即又來施用她的手術。於是，產婦又拚命地叫喊，拚命地運用氣力；我們在旁邊的人們，也再行替她張張聲勢。結果呢，仍然不行！那一勺黑頭髮仍然一進一出地在產門邊動着，小孩一點也沒有降生的意思！就這樣，大家又在絕望中過了一個鐘頭。

「我看，請你打第二針吧。」

醫生點了點頭，又給產婦在肚皮上打了一針重性的催生針。接着，又給她把油倒在產門上，不住地模撫着。我門同樣又做一次催產的工作。但是，無論產婦怎樣奮鬥，仍然不見小孩下來！

這時候，我已經急得透不過氣來。看見妻那種陷入於暈迷糊塗的情狀，我簡直害怕極了！母親呢，不消說，也把她眉間蹙了起來，表示憂愁的樣子。就是醫生呢，也忍不住要時時擺起頭來了。

「呀！呀！——我的娘呀！——呀！呀！——我的娘呀！——我要死——呀！——我——死——死——」產婦的叫聲裏帶着很悲哀，哭音！

「她已經受不住了，她已經受不住了！醫生，難道就讓她這樣受罪吧？我看，打針是不行了。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我說時，眼淚不知不覺流了出來。

「辦法是有的，不過，現在還不必用。如果再不生別的變化，那來，產婦是無礙的。我看，這還是順產。且再等一會兒吧。」醫生的臉色始終是那樣鎮靜的。

「大概初胎總是這樣的咯。」從來不大說話的女助手，在旁邊插着說。

「但是，但是，她已經受不住了，已經受不住了啊！」

醫生再也不回答我了，只是坐在床沿上，點視着產婦的下部；每十分鐘的光景，給他倒一次油，並且拿戴着橡皮手套的右手，給她摸撫摸撫產門的周圍。大家都不說話，房間裏只有產婦的呼痛聲，湊成一種淒涼而恐怖的情調。

我仔細望望妻的臉，簡直使我驚懼起來：蒼白的顏色，一對沒有神彩的眼睛，紅得像瑪瑙球一樣；那是因為她未曾入睡，和血液上奔的緣故。蠶豆般大的汗珠，連續地

從她臉上的毛竅裏冒出。她呼痛的聲音也比先前衰弱得多了。

其實，房間裏的人們，哪一個不爲產婦擔心着，害怕着呢？就是樓下的人們，也沒有一個不爲她焦急着！

獨自想了一番，我決定退往樓下，去和父親商量以後的事情。他主張請雪英的姊夫來，一道商議她的問題。實在，在重重的悲傷中，我已經失去了決斷力；所以，過着緊急的事情，不能不就商於朋友。

父親出去之後，我一人在樓下，更加覺得寂寞可怕。想想雪英的情形，我傷心得不知怎樣纔好！萬一如平常她自己所說的話，真地產難死了，那簡直不堪設想啊！

我一到悲傷的時候，總是容易回憶到往事；愈是回憶，而悲傷愈覺得深刻。三年前，雪英跟着我的家人一道到上海來；她本想一壁在工場做做工，一壁自己讀讀書，後來聽我的主張，就寄住在我的家裏。我的妹妹是她的同學，所以，兩人很要好。

記得在一二八戰爭時，我們一家人窮得極其厲害，常常受着飢寒交迫的痛苦；但是，她卻一點也不覺得，很耐勞地和我們在一起過活。遇到我工作過度，或是苦悶的時候，她總是拿話來安慰我，使我不致陷入於消極，而能勇

敢向前。就在這樣患難相共，兩情相愛的情景中，她和我結合成了夫婦。

絕婚以後，她總是從各方面幫助我；就是在她懷孕將產的時候，還是日夜地替我編輯和抄寫稿子。無論在經濟上，或家務上，她對我有很大幫助。雖說有時候，爲了一點小故，我們兩方互相吵鬧，但是，在事後又會和好如初了。我覺得：在這樣險惡的人生道上，在這樣激烈的掙扎生活中，能有她那樣忠心的伴侶，總算是幸福的咯。

誰知道我唯一的良伴，現在竟因了難產而受到巨大的痛苦，說不定生命也會因之而犧牲！其實，人類本是有死的動物，夫婦終竟是要分手的，又有什麼了不得的悲哀呢？不過，如果她真地這樣早就死去，而且死得這樣可憐，總不是我所甘心的啊！

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除了讓她去碰她的命運外，我能給她做什麼呢？無論怎樣，罪咎總在我一個人身上，我是應該負責的。如果我能實行產兒律制，她也不會受今天的罪；如果我的經濟寬裕，把她早送進醫院，她也不會有這樣的危險。

在悲憤和愧恨之餘，我忽然發明了一種爲產婦禱告的辦法。本來我是向來不信仰宗教的，不過在萬分危急和失

望的時候，一種內心的懺悔和祈禱，還是需要的啊。於是，我朝着我們祖宗的靈位跪下來，低低地念着這樣的禱詞：

「我們楊氏的祖宗，我的祖父啊！如果你們有靈的話，就懇求你們保護我這個流浪的子孫吧！保護你們的孫媳平安生產，保護你們的重孫平安出世吧！嗚，嗚！咽，咽！……」

我說到這里，簡直說不出了，不禁傷心地哭了出來！我深怕亭子間裏的產婦，會因我的哭聲而難過，想用力把牠抑制下去；但是，反而哭得更其哀慟起來了！

「雪英的堂姊啊！二姐啊！你也要庇佑你的妹妹啊！可不是嗎？你在世是很愛你的妹妹的，爲什麼現在你竟忘記她了呢？求你保護你的姪兒平安地出世吧！唉！唉二——姐——啊！——咽！咽！……」

接着，我不顧一切地痛哭起來！雖說樓上的醫生在勸阻我，但是，也不去管她，只是盡情地嚎哭，嚎哭……我什麼也不知道了，我忘記了妻，忘記了家人，忘記了那些死去了的祖宗，忘記了妻的在地下的堂姊，甚至於忘記了自己！我簡直哭得暈過去了暈過去了！

一直到妻的姊夫余君，和父親一道進門的時候，我纔

回復了意識，自己爬了起來。我簡直變得癡呆了，竟不知道他是怎麼來的。也不去招待他，只是一副苦臉望着他。

「有什麼悲傷呢？事情已經到了……」余君安慰我的話還不說完。

這時候，母親忽然慌慌張張地從亭子間跑出來，站在樓梯口上，說：

「好了，好了！放心了，放心了！一個千金呢！哈哈！哈！」

我能見這話，像發狂般地跑到亭子間裏來。啊！那是多麼可喜的情景啊！女助手兩手抱住一個赤裸裸的嬰孩，醫生用剪刀把孩子身上的臍帶剪斷。隨即，助手把嬰孩翻轉身子來，拿手掌拚命地在他的屁股上「拍！拍！拍！拍！……」打了幾下；於是，小孩立刻開始哭起來了；

「呱！呱！呱！呱！——」

我站在床邊，聽見了小女孩的初次哭聲，覺得比什麼事都要快活啊！那就是我們的女兒呀，我們十個月來所希望，企念着的女兒呀，我們的祖宗，親戚的靈魂所保護出世的女兒呀！如果不怕醫生見怪，我真想跑上前去，把嬰孩抱起來狂吻一陣呢！

助手正在給新出世的孩子洗浴；醫生呢，卻給產婦措

洗着，她還要使用手術，來把胎衣取出呢。我不便在房間裏久留，只低頭在妻的耳邊，說了一聲；

「辛苦了！」

就下樓來招待客人。不滅說，余君是怎樣地在爲我們祝賀啊！這時候，父親的臉上也有了笑容了。

不過只有一個鐘頭的光景，醫生和助手已經做完了她們應做的看護和診治的工作，預備要動身返醫院。於是，我向她們道了一聲謝，到外面去給她們雇來兩張人力車，命娘姨提着她們的皮箱和提籃，送她們到弄堂口去上車。

這一夜，是我們到上海旅居以來所未有的快樂日子。我和父母，陪着吳君，余君兩位客人談笑，吃喝，一直鬧到了天明。

六

我們這一家人，在新奇而快樂的情景中，很迅速地不覺便混過去了整整一個月。今天是六月十九日，我們已經定了兩桌酒席，預備在晚上款待那些來祝賀滿月的親朋。

正午，父親抱着小女孩，對祖先的神位，行了一次鞠躬禮；隨即又對家人和吳君，余君等，行了一次拜見禮。客人們都很稱讚這個小女孩，說她生得眉目秀麗，有一種

聰明的氣慨；有的說她的身軀肥大，像是二個月的小孩。我們聽了這些頌辭，當然是高興的。

午后兩三點鐘的時候，我們一家人預備宴席上所需要的紅蛋。在我們的故鄉，「吃紅蛋」是很流行的風俗。在小孩生後的第三天，做父母的就要給他舉行一種家庭內的慶祝禮，叫做「洗三」。就是：在這一天，給小孩洗浴一次，給他着上了新衣。因為在第三天以前，小孩只穿一件貼身的內衣，外面卻用布片包裹，並不着其他們的衣服。在小孩着衣之後，要舉行第一次敬神的儀式。並且，有一次小小的喜筵，參加的人都是親戚，知己的朋友，和家人。在這種宴席上，就要預備很多的紅蛋，大概每個客人可以得到一份。

同樣，小孩生後的一月，要舉行一次更大更熱鬧的慶祝禮。這天所請的客人，是比較「洗三」時的多多了，只要是認識的朋友，都可以請他們來參加的。照例，喜筵上是缺不了紅蛋的。那是因為一般家人，都把這種酒席稱做「紅蛋酒」的緣故。客人除了在席上吃到紅蛋外，還可以在散席時帶一包回去，送給各自的家人。據說，吃了人家紅蛋的女人，是容易生孩子的。

我們雖然旅居在上海，但是，仍然保持着故鄉的風俗

。所以，在今晚的喜筵上，我們一定要預備很豐富的紅蛋。這蛋是由鴨蛋煮熟了染上紅色而成的。上午，我們已經煮好了兩百鴨蛋，並且染成了很美麗的紅色。

父母，妻，和我四個人，用紅紙來包裝紅蛋。每一包裏有四只紅蛋，這是預備給客人散席時帶走的。我們在包裝紅蛋的時候，各人的心情是很快樂的。尤其是父母，他們那衰老的心兒，曾經長遠被人生的苦悶所摧殘，不曾得到一點安慰，今天給他們的孫女做滿月，當然要極其快樂呢。

母親一壁包裝着紅蛋，一壁和我們說着關於紅蛋的故事。她老人家說，給妹妹辦滿月酒所請的客人，有十幾桌之多，所用的紅蛋有一千多只，那時是再熱鬧不過的。後來，她拿起一只大而圓的紅蛋，向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們大家想想：這只紅蛋看來像什麼東西？」

「倒請母親先說。」我提議道。

「我看，牠像一個清晨的大陽。」

「何以見得呢？」妻問。

「剛出的太陽不是紅紅的圓球嗎？我們老年人見了太陽，曬着暖和的陽光，是很快活的；正像見了紅蛋，我們

心裏感到快感一樣。」

「你們娘的比喻真好，的確，老年人是這樣的心情。」
父親在旁讚美着母親。

「不過，我的看法卻不同。」妻說。

「你把紅蛋比做什麼呢？」

「我看，牠像一顆血的心。心不是橢圓形，紅紅的東西嗎？做母親的受盡了千辛萬苦，纔造成了這顆血的心！並且，可說牠是愛的結晶。」

「你說得也不錯。不過，我的看法卻又不同。我看，牠像一朵美麗花苞。花苞不是橢圓形，紅紅的東西嗎？花兒一生了苞，就需要好好的灌溉和培植，纔能開出花來。現在，我們雖有了花苞，卻沒有做園丁的資格，不能盡灌溉和培植的責任。」

「你是不是說，我們有了小孩，沒有做父母的資格？」
妻含笑問着我。

「你看是不是呢？」我反來問她。

於是，父母看見媳婦那種老實人的樣子，也對她笑了起來。這時候，幾十包紅蛋在不知覺中已經被我們包裝完了。

一九三三，八，一四，作於上海。

請看
異軍突起之老實話第六期已出版了！

- 一、系統記載時局真相
- 二、暴露黨政密聞黑幕
- 三、揭示各地民生疾苦
- 四、刊登學府珍貴軼事
- 五、文藝小品篇篇幽默
- 六、時事短評針針見血
- 七、海外通訊確實周詳
- 八、銅版圖書精美絕倫
- 九、標題新穎編排美觀
- 十、定價低廉優待讀者

各書坊均有代售！

總代訂處北平李廣橋西

煤廠十三號內老實話社

還鄉散曲

郭冰岩

(一)小別南京

突然的決定了回家，這不但使朋友們驚訝，就是自己在未決定回家的一兩分鐘以前，還絲毫沒有想到呢。所以當大家送我上了車，一直到車子開始向牠的前程邁行的當兒，我還是時時問自己『這能是事實嗎？』

離家五年以來，人間的甜蜜，是不曾嘗到，所嘗到的，只是梅子的酸澀。但是，所謂人間的甜蜜，我也不曾夢想去嘗，梅子的酸澀，不是一樣的被人們舐嘴弄舌的讚賞着嗎？反正只要不像嚼蠟似的平淡，在我也就覺得十分滿意了。平凡的人生，是多麼無聊哪？

爲了知識，爲了生活，身與心，幾乎每一秒鐘都在萬

分緊張的情緒中，因為家中無錢供給我分文學費，憑着個人的苦鬥和瞎碰，總算把人們所醜詆的可是也還被一小部分人所豔羨的所謂高等教育，暫時告了一個段落。然而重新撫摸自己的身體時，幾乎遍被了可怕的痲瘡。張遑的心，萬起萬伏，流淚罷？滿胸的積愆，決不是幾行清淚所能舒除的呵；

五年前離家到南京時，我好像一塊稜瓏尖銳的礫石，對腐舊的家庭不滿，對當前的社會不滿，對周圍的人們不滿，全身蓄着農厚的反抗的熱力。但是，漸漸的，尖銳的稜瓏，被社會的推殘，和經濟的重壓，磨鍊的遲鈍，遲鈍，到現在，簡直成了一塊圓光滑潤的，頑石了，別人對於我的一切的侮辱，一切的譏嘲，我也能泰然處之而不以為怪了。

過去的事，不願再想，也不敢去想，如果這五年來，每天能有時間寫一點兒日記時，現在回頭再去翻看，恐怕也只是一頁一頁斑斑的血痕和淚痕罷？……

在學校裏舉行了所謂「隆重的」畢業典禮的第二日，本需要去到一個地方開始其所謂「工作」的。但是，自己的疲弊而殘傷的身心，何忍立刻就受着生活的鞭策，而為人作嫁，受人宰割呢？我渴望個臥時間的平靜，臥時間的休養

，於是我就想到了「家」！心房立時燃燒得要破裂，白髮皤皤的老父，獨守空閨的妻子，和哥嫂姊妹們，以及矗立在家宅旁的矮塔，宅前宅後的揚槐，……我恨不得馬上就看到他們。……

五年以來，我對他們，從來不曾有過像這樣深刻的印象，甚至於簡直無暇想到他們。但是現在，興奮的熱切的，連一秒鐘也不能等待了。這時正是上午十二點鐘。驀地，下了最大的決心，跑到我那未來的「上司」那兒，請了一個月的短假，回來草草檢點行李，晚上並且看了幾個朋友。第二天，趁光明正在開始，人們多半還在睡夢中的時候，和同學樊君，還有送行的幾個人，坐了一輛馬車，鞭聲得得，離開了五年來生命和靈魂寄託的古森森的南京。

生我的軀體的是故鄉，然而使我嘗到人間的酸甜苦辣的滋味的却是南京。故鄉是我的慈母，南京是我的嚴師。除了故鄉，我在任何地方沒有像在南京居住的這樣長久——五年的。南京就是我的第一個故鄉。

火車長長的怒吼了一聲，立刻發出不斷的隆隆的聲調。在熱烈的握手中，心地感到十分空虛。雖然明知道一月以後，仍然可以重回到南京來，但是在我，好像生命末日的到臨似的。於是向送行的同學並且對着灰色城牆低聲說

『再見！』

(二) 在洛陽

曾經歷代帝王建都，而且一度為國民政府臨時首都的，這是洛陽。洛陽，牠被古代的文人詩人們，用他們的生花妙筆，描寫的如同人間天堂似的，當我小的時候，讀那些美麗的文章和詩調時，我是多麼的憧憬牠呵！

所以這次，雖然歸心似箭，然而在洛陽耽擱一天的決心，我是不肯放棄的，告訴樊君，樊君也只得同意了。

下了火車，在車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館住下，漱洗吃飯以後，就到街上去跑。從城外到城裏，走了許多不知名的街，所見到的，也不過花花綠綠的百貨商店，拚命狂奔的黃包車夫，來來往往的行人，……只是街道更顯得灰色，窄狹和污穢一點罷了。在腦筋中憧憬了許多時的美麗的夢境，趕到實現以後，也只是失望和灰心！

庭院裏的躺椅上呼呼的睡了。我被臭蟲咬的在床上輾轉反側，肩頭，胳膊，腿上，清錢片似的一塊一塊的腫起，刺癢的怎麼也睡不着。只好翻身起來到庭院裏散步。

夜深了，店夥和旅客們都走入了夢鄉，四周圍冷靜靜

的一點聲息也沒有，只天空佈滿了閃耀無定的星光，心地愈覺到旅途中孤寂的悲哀。忽然，一個影子閃過，面前一副笑臉對我說：

『先生，還沒睡嗎？叫個姑娘來陪着玩兒好不好？』

我認得他是白天伺候我們的茶房。在我表示拒絕的當兒，他竟自笑着走出去了。我毫不在意的回到房裏，眼睜睜的躺在床上，一會兒，一個纖小身材的年青女子掀起竹簾，嫵嫵的走了進來，卵圓形的面龐，一雙大而亮的眼睛。我的胸口突然忐忑起來，待要不理睬罷，顯見得自己的迂腐，於是就決心和他談幾句。她一直走到我的床邊，笑着問：

『方才茶房說，是你先生叫我的嗎？』

『得啦，是我叫你的，請坐罷。』

她於是坐在床沿上。在我問她的家世中，知道她的河北滄州人，今年十六歲，兩年前她的父母把她賣給戲子學戲，她因為學不好，受不了老板的鞭打，又把他轉賣給她現在叫做「乾媽」的鴇母，過着豬狗不如的生活，每日還要受鴇母的惡毒的責罵。她說着，似乎是遮飾她的眼淚罷？

順手從我的枕邊撿起一張時事新報，正是第三張社會新聞，她看了一會，歎了一口氣，含淚說：

唉！人家都有勇氣有福分跟着知心的男人偷跑了，像我這樣污穢不堪的可憐女子世上有誰願意帶我逃開這地獄的生活呢？」

你還會看報？」我驚訝的問。最初我以為她拿着報紙玩呢。

『「還會看報」？哼！你太小看人啦。』

『是我不會說話，請原諒『你方才說要跟誰偷跑？』

『無論誰。』

『跑到什麼地方？』

『無論什麼地方。』

『出去幹什麼事？』

『無論幹什麼事，只要脫離了這種非人的生活。』

『偷跑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我下次帶錢來贖你好不好？多少錢？』我板着很正經的面孔說。

『三四百塊錢就行了罷？只怕你的話不是真的。』

『句句是真，我下次一定帶錢來贖你，今兒晚上請你先走罷。』

『我上那兒去？』她擱着嘴說。

『現在天氣不早啦，明天我要趕上路呢，而且我還有同伴，不大方便。我們與其作這一夜夫妻，何如作終身夫

妻？但願我在一半年之內，能帶錢來贖你就是啦。」

『那麼，我們以後再見。』她站起來，揩乾眼淚，拉着我的手說。

『以後再見。』

推來讓去，終於給了她一張五元的鈔票，送她走了。我坐在桌子旁邊，腦筋裏胡思亂想，覺得非常懊悔，我是一個有家室的人，爲什麼要用甜言蜜語欺騙她呢？這時我的心裏，比欺騙了一個純潔的處女還難受。她是已經掉在泥溝裏的最最不幸的人了，我何忍再拿她尋開心呢？……轉念又想，她不過是一個朝三暮四只愛金錢不顧情義的妓女，今天晚上對我所說的話，已經不知道對多少男子說過了，而且以後又不知道要對多少男子說呢……但願她是這樣，我甘心受她的欺騙，以減輕自己的罪過……

跑到房門看樊君，他還是睡得很熟。心裏覺得好笑，恐怕他做夢也想不到我方才做了這麼一齣喜劇罷？百無聊賴中拿起一本書對燈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伏在桌上睡着了。

(三) 抵家

遠遠地望到離別五年，故鄉的房屋，牆垣和樹木，心

裏止不住的狂跳，想到這整整經了五年荒旱的古老的農村，不知道已經變成了個什麼樣子了？

當我路過運城的時候，二哥明宣也因為一年多沒有回家了所以乘機和我一道回來。因為每人騎了一匹馬，而且身後從運城帶了一名荷槍實彈的護兵，在這寂寞的鄉村裏，立刻起了一陣小的波瀾。大人們都出來和二哥問話，但是有許多人已經不認識我了，瞪着眼儘瞧着，經過二哥介紹以後，才敢張着驚異的笑容向我說話，小孩們更是不敢聲張。這時我想起小時候讀過的『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詩句，心裏一陣酸楚，眼淚幾乎要滴下來。

快走到家門口，在巷道裏玩耍的小姪女冷然望了望我，喊了一句『三叔』，我當時非常驚奇，後來才知道因為家人們時常想念我，提起我，所以她的小小的腦筋中，就印了一個只顧飄流在異鄉的行動奇譎的三叔，今天看到我穿着古怪的衣服所以就大胆的喊了。

到家門口時，住在對門的體弱多病的孀母，手裏正拿着一張像片，直聲喊了起來，接着氣喘吁吁的說：

哎呀！××，你真是從天上掉下來啦……我正在……看你的像片，……今天就看了三遍。上午我打發印妙（她

的幼女)到你家裏把你的像片拿出來，看了半天。下午我又打發她拿來，……看過了，她拿回去走到門口，唉，走到門口，……我又放不下心，說……「印妙，你再拿來……我再把你哥看看罷」……正在說：「像片是見啦，可是不能說話，怎麼辦呢」你恰恰……就來啦……從天上掉下來啦……這不是作夢罷？……」

和孀母說了一會話，忍淚走進家門，先看見睡在輪椅上的老父，他一眼望到他的兒子們回來了，枯澀的眼眶裏立刻泛着眼水，但是他急忙揩去，轉着笑臉。這時家人們都已圍攏了來，你一句我一句的問長問短：

『路上走了幾天？』

『路上還好，沒有受了熱？』

『怎麼就能在外邊停了好幾年，不想家嗎？』

『現在畢了業啦？』

『這回到家能停多少時候？』

『半個月？爲什麼五六年不回家，回來只停半個月？』

.....

.....

漫長的五年的時間，終於把我和家庭的敬意和隔閡，

消滅於無形之中了。

『五六年不回家，怎麼變得這樣瘦呢？因為瘦，顯得越高啦。大概是勞的，一向身體可好？』大嫂笑着關心的問。

『一向身體很好的，不勞什麼苦。』

『真是變得多啦！』大哥皺着眉說。

『可不，一切都變啦，咱們村子裏好像荒涼得多啦，人也稀啦，樹木也少啦，看來真像一片沙漠』我搖着頭說。

『當然嗎，整整五六年的荒旱，怎麼能不變呢？』三叔父悲楚的說：『自從你離家的那一年，秋田沒有收，麥子沒種上，以後每年只收一點點，甚至於完全不收。唉！咱們做莊稼的就憑收成咧，收成一不好，什麼都完啦！餓，真把人餓怕啦！樹葉，樹皮，野草，什麼沒吃過？吃的村子裏的樹，大半都死啦，人，是可怕的死下去，餓死，凍死，瘟疫死，直到今年，才算收了一季麥子，稍微好了一點兒。你在外邊，那兒知道這些情形呢？』

『咱家裏想也受點飢荒？』我問。

『咱家裏有你二哥在運城的接濟，總算比較好些。』父親歎了口氣說：『然而村子裏也就簡直窮乾啦，縣裏是

三日一催糧，五日一派捐，年光越壞，捐稅越重。說起來是上頭派的。唉！上頭也知道要那麼多的錢幹什麼真把老百姓逼死啦！到現在，想在村子裏找三兩塊錢，都不是容易的事。稍微有點錢的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土匪就來啦，明火搶劫的事情，時常可以聽到。唉！一切的情形，和你離家時完全不同啦！』

我當時聽了，忍不住流下眼淚來，到現在，耳朵邊好像不時聽到：『唉！一切的情形，和你離家時完全不同啦！』

(四)妻

因為不滿意於舊家庭包辦的婚姻，而憤然脫離家庭，飄泊在異鄉。但是在我離家這五年之內，妻的刻苦努力，和真摯的情義，融化了我鐵石似的心腸，終於使我的沉浮在波濤洶浪的一顆無邊際的心，在起伏的簸蕩中，漸漸的有了歸宿，而且把手中早已廢棄而不用的篙槳，重新振作起來，孤身奮勇，乘風破浪，而划到她的身邊來了。

我承認，我懺悔，五年前，我不曾了解她。但是我對她不但不曾有過什麼壞的印象，而且她那種恭謹，勤懇，溫雅，莊麗的態度，我有時確實起了一種憐惜的意念。只

是反對家庭的包辦，而盲目的遷怒到她的身上罷了。而她忍受着我的冷淡的待遇，始終莫有絲毫憤懣和怨恨的表示。她完全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女性，一切舊式女性的美德，她都不曾缺少。

也許她以為我的不滿意於她，是因為她自己不識字的原故罷？所以她在離家以後，努力她的學問。我離家時，她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十足的鄉間女子，到現在，居然能懂粗淺的書報，而且在我將要回家的這半年中，她親手寫給我兩封簡單而動人的信，我的所以決意回家，也許就是受了她那信的感動了罷？

頭腦簡單的她，以為她的能寫能讀，就可以挽回我對她的愛。其實愛情是內心的靈魂的結合，這，她那兒知道呢？不過她的這種刻苦自勵的精神，我如果和她站在朋友的立場上，她不是十分可欽可敬的嗎？有時我這樣想：她是因為在宗法社會之下，失去了丈夫的愛憐，就沒有地位了，她的努力，是完全想利用所以維護她在宗法社會下的地位，並不是愛我。不過，她的這種毫無反抗的力量，而只戰戰兢兢舊勢力籠罩之下以苟延殘喘的情狀，不是很可憐的嗎？我欽敬她，同時又可憐她，所以雖然心裏並不愛她，可是我沒有勇氣永遠拋棄她而不顧了。

有一天，我把一本我近來翻譯的布克夫人的「東風西風」拿出給她看，她在我的略略指點之後，居然能看出意思來，這使我十分高興。我所以在百忙中抽暇譯這部作品，只是感覺到書中的女主人翁桂蘭，完全是妻的典型，而桂蘭的丈夫，也略有幾分似我。所以當我看第一遍時，心潮一起一伏，覺得句句都寫的是我，有時甚至興奮的讀不下去，急忙站起來跑到齋院裏散步一會，使心地平靜一下，才能繼續往下讀。讀完以後，決心翻譯。那時正是寒假內，同學們多半回家或者圍爐取暖，我因為沒錢生火，孤寂寂的一個人坐在冷森森的房子裏，每日寫到夜晚十二時以後，兩手凍的遍生龜裂，兩腳一塊一塊的凍瘡，白天疼痛的跛着腳不能走路。但是我心裏很熱烈，很快活，我覺得將有一個我自己所崇敬的人讀我的文字，我是有豐成的收穫的。總算在三個星期的寒假內，譯完了這部名著。

有一次她伏在桌上看書，我站在她的身後，她忽然回頭望着我笑。我問她有什麼好笑，她指着書上說

「你看這，不知道爲什麼要寫這事情？」

我看時，原來是桂蘭的丈夫爲桂蘭放腳的一段，我問：

「怎麼？寫得不好嗎？」

「不是，太得動人啦！」

「你能這樣做嗎？」

「能的，我可以爲這樣做！」她堅決的說。

我拉着她的手，說：

「××你是一個好孩子，真可愛！」

她倒在我的胸前，仰頭望着我的臉笑着說：

「只要是你叫我做的，我什麼都能做到。」

(五) 烏烟瘴氣

拿「烏烟瘴氣」四個字來形容山西的破產的農村，真是再適當不過了。

在去年，山西的行政當局，也許覺得山西經過整整五六年的荒旱，再加之種種苛捐雜稅，把人民的膏血榨得無可再榨了罷？於是妙想天開，竟然把別省尚在互相觀望而不敢遽然實行的最後的殺人政策——鴉片公賣——實行了。

公賣的鴉片，聰明的山西行政當局，給牠起了一個漂亮的名子，叫做「戒烟藥膏」。分「烟餅」，「烟泡」，「棒子」三種：一個烟餅是一兩重，價錢分二元二角和二元五角兩

種：每兩烟可以製成烟泡五十個七十個，每個泡賣價約十百餘文到二百文；棒子則更小，價也更便宜。以上，烟餅和棒子是生土，而烟泡則是熟烟。公賣的辦法，由政府按縣的大小分配，每縣每月由五千兩到一萬餘兩。縣長為一縣的總推銷員，把「戒烟藥膏」分配給各行政區，各行政區分配給各村，再由村長直給強迫賣給人民吸食。各縣所撥派的數目，如因某縣吃鴉片的人太少，推銷不完時，則縣長，區長或村長，都有「辦公不力」的處罰，法至嚴密而完善也！

因為政府積極提倡的影響，使得由陝西私人偷運烟土的風氣，更為盛行了。於是在山西境內，有所謂「官土」和「私土」的分別，吃官土的可以高枕無憂，而吃私土的就只有監禁罰款的處分。偷運私土的人，一經破案，政府認為搶奪了官家的「生意」處罰更是嚴重，罰款從數百元到數千元，往往完全破產還不夠繳納罰款呢！

但是，因為私土過於便宜——每兩一元之譜，——鄉村中吃私土的仍占多數，而吃官土的不過四分之一。近來，也許受了外界反對的影響，抓到所有吃鴉片的人，無論官土，一律科罰。這樣，在外表上，山西有嚴禁鴉片的美名，而政府規定攤派的「戒烟藥膏」，仍然釐分不能減少，

那麼，所攤派的鴉片，叫什麼人去吃？那是一個「祕」老百姓不敢過問。反正政府以鴉片強迫賣給人民以取利是實，而抓到吸鴉片的人反而罰款也是實。

在我五年前離家時，那些體強力壯勤苦耕作的好農民，現在都是面皮進黃，兩頰凹陷，唇作紫葡萄色，氣喘着，背屈着，無力的樣子，簡直好像一羣餓鬼，一羣已死的骷髏，在冷森森的枯墓中，蠕蠕蠢動着。尤其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後進青年，幾乎沒有一個人再能下田工作了！每到一處地方，都是烟氣繚繞，臭味薰蒸，迷漫了整個潰崩而破產的農村，而家徵了未來山西人民的末路！

嗚呼！毒殺人民的政府！戕賊青年的政府！

(六) 故友李君

故友李君本年在山西大學畢業，我事先完全不知道。回家以後，看到各城鎮鄉間，滿街滿巷，都貼着李君畢業的「報單」，——這種科舉時代的遺跡，在他省多已廢去，而在山西還普遍的流行着——因此有一天，我去看一家親戚，在過路的順便中去看他。

那時已經是上午十一點鐘了，他還沒有起床。由他的妻子把我引到房子裏，他聽說我來了，翻身起來，披了上

衣，擡在床上。面貌黑瘦而焦黃，長而亂的頭髮披到兩鬢邊，眼睛和兩頰深深的陷落，顫慄的嘴唇，泛着深暗的紫青色，混身的肌肉，更是枯瘦的可憐。我不覺吃了一驚，要是不到他家來，而是在路上碰頭時，我決疑心不到這就是五年前精壯蓬勃，口齒爽利的友李君。他遞一支香烟給我，我說：

『我不會吸。』

『我還不會吸香烟？』他笑着說。把香烟送到自己嘴裏，用自來火燃着，拚命狂抽起來。

我一眼看見枕邊放着一副鴉片烟具，於是問：

『你這一向身體不舒服嗎？臉上這樣削瘦！』

『呵，就是，常是這樣，討厭！』他氣喘着說。

『分別這五年來，你的事順都都很順利。看到你的報單……』

『呵，有什麼順利，馬馬忽忽。』他打斷了我的話頭說。

『以後服務的地方，有沒有定規？』

『有，不過，還不十分定……』說着話，就閉着眼打呵欠，好像不願再說下去似的。

他完全不像五年前和我情投意洽無話不談的李君了。

我驚奇而失望的和他勉強談了幾句，就向他告辭，他也不強留，也沒有下床，讓我獨自走了出來。到家以後，把今天的奇遇告訴了家人，於是和李君住在同村二姊，才把李君這五年來簡單的歷史告訴我：

李君的家庭在我們附近鄉村中，原是小康之家，家裏放着三四千元的債款。李君在中學畢業後，考進了山西大學——你知道，山西大學，號稱太原的租界，在租界裏，可以吃鴉片烟，可以賭博，可以叫條子，山西大學的學生，至少有三分之二吃鴉片烟的，而且，吃鴉片烟的反被人稱作很本分的學生，最利害的要算料子（海洛英）啦，比鴉片毒得多而且也貴得多。——在他祖父和父親的心目中，大學畢業以後，立刻就有「官」做，所以高高興興，把家中所放的債，都供給了李君求學，不夠，還借了人家三四千元的債。然而他的祖父和父親並不灰心，憧憬着未來的希望，懷着滿腔的熱心，看着他的兒子畢業的期限一天一天的近了，心裏說不出的歡欣和誇傲。

他的兒子在學校裏開始畢業考(?)時，父親在家裏花了數十元，印了一大批報單，到處分送，歡歡喜喜的，一天兩天……直盼望到李君回來了。在村人們熱烈歡迎之下，所看到的李君，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官」——那樣

威嚴可畏，反而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樣子！到家以後把身子擲在床上，立刻命令妻子打開他帶來的箱子，取出鴉片烟具來，一聲不響的燒烟過癮了。

大家都張着驚奇的眼光，眼睜睜的看他吃過半個鐘頭以後，才長長出了一口氣，起床來和家人談話，用北平的京腔笑着說：

『現在我在「大學」畢業啦，每月一二百元的事情，有的是，但是我不願意幹，因為作了這樣沒有出息的事情呢，有失自己的身分，以後再難做事啦。所以要做事，非每月四五百元的事情不幹。而且不久就到手啦。』

這話因然給了家人們不少的安慰，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而四五百元的事情，終於不肯找上門來，他的祖父和父親，一方面受不了債主們的逼迫，一方面看見自己兒子的失望，同時每天還非一元以上鴉片烟不能過日子，在萬分懊喪中，祖父氣得病的要死，父親自縊了三次，幸而被家人發覺得早，總算保存一條性命。

直到我離家時，一切還是照常，李君仍然睡在自己家裏，平安的吸鴉片烟。

(七) 哭祭

『你既然不能受人家的氣，你自己就應該努力做出不受氣的事情來！』在我小的時候，因為性子的倔強，每每受了別人的氣，回家去捶胸痛哭，母親總是含着淚這樣堅決的說。母親呀！你的遺言，我時時牢記在心裏，我時常想努力着，作出一點不受氣的事情來，以副你——我的慈愛的母親的期望呵！

有時候，因為一時的愚昧，作出了問心慚愧的事情，無論被人發覺或不曾被人發覺，想起母親嚴重的告誡，心裏覺得異常的難過。不知道這時候地下的母親，是多麼爲我傷心呵！我整夜的睡不着，點點的淚珠滴在枕頭上，我是怎樣對不起母親，我應當怎麼痛改才是呵！

最使我不能忘記的：當我還在本省中學讀書的時候，看見同學們穿着光亮的皮鞋，走在石子鋪成的道路上，發出清脆的響聲，同時似乎身體也直挺挺的神氣了許多，高視闊步，目空一切的樣子，我心裏非常羨慕。於是託辭亦購買教科書，寫信問母親要錢。不多時，母親果然寄了十塊錢來。我當時非常喜歡，馬上到街上買了八塊錢的一雙皮鞋，穿到學校裏，聽到別人的誇獎，自是說不出的得意。不久，學校放寒假了，我穿着皮鞋回到家裏，母親正帶着老花眼鏡，伏身在庭院裏的一張蘆蓆上，一針一針爲我

縫棉衣。聽到皮鞋的響聲，抬頭看見是我，臉上露着慈祥的笑容，再在我的腳上望了一眼問：

『這雙鞋多少錢買的？』

『八塊錢，嗎。』我帶幾分得意的心情回答。

母親沒有說什麼；但是突然臉上沈鬱的表情，是無論如何掩飾不了的。我知道，她這時心裏是多麼難受呵！八塊錢，在她是心目中是多麼大的數目，而且是她不知道節衣縮食了多少時候才節省下來的！但是她，仍然把悲痛蘊藏在自己心坎裏，不忍因了這事而傷了她的孩子的心，母親呀，我懺悔，我在你面前謝罪，我不應該因了一時的虛榮，而刺痛了你的心，你的孩子是多麼愚蠢而無人心呵。

在我生命的程途中，母親不過佔有了短促的十幾年，但是這十幾年，也就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期。她的和藹的顏容，她的莊重的舉止，她的偉大的純潔的愛，一切一切，將永遠深深的刻劃在我的心的深處，無論我飄流到天之涯，地之角，我沒有一時一刻忘記得了她的

小時候，在我每次向她頑皮的撒嬌時，她有時皺着眉慘然說：『唉！墓裏愁，你是我的墓裏愁！』雖然那時候我還不十分了解「墓裏愁」的深意，但這話是母親在萬分

沈痛中說出，這我是知道的。所以我那時一聽到母親這樣說，比皮鞭子打在身上還疼痛萬倍。果然，在我十七的那年，她拋開我們而去世了！在她彌留的一剎那，吐着她生命中最後的一口氣時，還是檀聲喚着我的名子。對我的哥哥姊姊們斷斷續續的說：

『你們都成家立體，我都放心得下；就是××，大小，我丟不下……』

母親呀！我願意自己努力，努力作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我不依靠家庭，不依靠父兄，也不依靠社會上任何人，雖然我無論，但願意作一個苦力，作一個工人、車夫，一切的人們所看不起的事情，只要是出自己的苦力量而不要依靠別人，我都願意幹。絕不願做了你的「墓裏愁」，使你死不瞑目。母親呀？你笑了罷！你睡在墓裏也微微露出一點笑容來，好罷？

雖然自己也知道不過是迷信的舉動，但是我每次回家，總忘不了到母親的墳上哭祭一番。尤其是這次離家五年，骨肉重新團聚的時候，在每一日的歡樂談話中，總不免把話頭轉到母親和去年新死的大姊身上，終於言一場酸淚而收場。所以牛月在家，每天的生活只是笑一陣，哭一陣，吃一陣愁一陣，一家人好像瘋癲了似的。在進城去的順

便，從雜貨商店裏買了一塊錫箔回來作成一大籠紙鏢，再備了幾樣祭品，和哥哥姊姊還有姪兒姪女們，到母親的墳上去哭祭。

一陣微風吹過，燒殘的紙灰隨風四散飛揚，這好像母親在領受她的兒女們的祭儀似的。母親呵！你的兒子回來了！他，他在日裏，夢中，還不時喃喃喚着着你，你可知道嗎？！

(八) 叔父的哀怨

故鄉連年荒旱，死亡相繼，倒塌了的房屋，沒有人去修理，枯死了的樹木，沒有人去栽植，所以巷道裏顯得是異外的淒涼，加之我自從繁華擾攘的大都市裏跑回來，看了這種情形，真好像突然墮入了陰森森的地獄裏似的。

幸而，感謝上帝還有一種人的足跡，不時光臨到鄉村來，把這地獄點綴得有點生氣而活躍起來。是什麼呢？就是從「總衙門」裏不斷的派來的催徵員。於是，在鄉間，有所謂「村警」其人者，就大忙而特忙起來。

「村警」，是我們的模範督軍當初推行鄉村自治的時候，欽定的漂亮名詞兒。由村中住戶輪流充當，義務性質。他的使命，大部分就是稟承縣衙門裏催征員命令，逼迫村

人完糧納捐，轉而以其所得，是奉給催征員。這，也是我們號稱模範辦了十幾年鄉村自治的成績之一。

住在對門的叔父，今年就榮任了這個要職。在他每天跑東跑西奔忙了一整天之後，就死蛇也似的躺在門坡子上，或者呼呼的睡去，或者向人家發點兒牢騷。我在家這短短的時期以內，簡直成了他的發牢騷的對象了。

有一天晚上，忽然坐起來，問我：

『你知道上頭不斷的問我們要那裏多的錢，幹什麼用？我們老百姓爲什麼要白白給人家那麼些錢？而且我，終年忙忙碌碌的，倒底爲了什嗎？』他也不待我回答，繼續說下去：『別人的秋田棉花都種上了，自家的地還是一片荒涼；別人把地裏的草兒鋤得一根也沒有了自家地裏的草長到二三尺深。縣衙門裏派來催征員，罵咱收糧不盡力，要帶咱到縣裏去吃官司；而村人吸，又怨咱把他們逼得太利害了，甚至要商議暗地裏揍咱。上下都不討好，說來說去，這我爲的什嗎？』

『我們老百姓實在家窮乾了，這我是知道的；但是上頭不斷的給咱們派捐款，也是事實呀。難道說明還吃一文錢到自己的腰這裏不成嗎？上忙的糧還沒催齊，下忙的糧接着就來啦，上次派的捐款，還沒繳齊，第二次的捐款又

派下來啦，這我有法子不要讓人家派嗎？

『男人還好說，只有女人——不懂事的女人，真沒法對付！有一次，到張家嫂子那兒，張家嫂子哭哭啼啼的，把一隻破箱子倒翻，把幾件破爛不堪的衣服，摔到我的臉上，罵着說：『就剩了這幾件爛布絲羅兒啦，拿去罷！你這賣鬻虎，不要臉的東西！難道要逼死人不成嗎』又有一次，到潘寡婦家裏，潘寡婦一見就罵！『你這鬼要人命的鬼！四五年不收糧食，我們娘兒倆吃樹皮，吃草葉子，快要餓死啦，你不知道嗎？要，要，要了我們娘兒倆的命罷！』說着把她那又黑又瘦的小豬拉到她的跟前，兩個大手指，死命的拗着在子，可憐那小孩子，兩眼泛白，兩腳亂蹬，好在我趕前一步拉開她的手，孩子總算沒有弄死！

『唉！要是我自己放出的，我甯可自己餓死，說句：「好，不要啦，一個也不要啦」！但是偏偏不是我的，是人家上須派的呵，這除了照數完納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呢，死了也好，這個年頭兒，真媽媽戾，活着有甚意味，我常常想：假使我們這些老百姓一齊死光了，只剩下上頭那些大人物，沒地方要錢，還英武什麼？還洋氣什麼？所以我覺得，我們山西要好，得等到老百姓死完

；要不然，老百姓齊必殺死那些大人物，我們才有活的路兒，是嗎？」

叔父越說越興奮，兩手等着斫殺的姿勢，好像他心目中的「大人物」就在面前似的。

(九)老伯母

老伯母的年紀在七十歲以上了，但是她的精神健壯，說話嚮亮，對人和氣又有才幹，附近老年年少的人，都十分信仰她。無論有什麼爭執，只要她老人家三言兩語，天大的事，立刻可以和平解決的。

我在回家後的第二天，就到她家裏去看她。她比我離家時顯得老多了，頭髮雪白的好像一絲絲的銀針，枯黃的臉上刻劃着濃密的皺紋，但是她待我的和悅和關切，依然不曾減少。在她問過我在外的情形和路上的平安以後，笑着用她那柺杖在地上敲着說：

「你如今仍然是不理你的媳婦嗎？」

她老人家依然沒有忘記關心我的婚姻。記得當我初結婚時，因為我不理睬妻，她每次看見我，總是和頑的勸導和愛意的責罵。

「理不理有什麼關係？」我有意滿不在乎的回答。

『怎麼幾年不見，還是這拗性子呢？你可究竟嫌人家的什麼不好哪？』

『不嫌什麼不好，就是懶得說話。』

『唉！癡子憨子！你。人家那一樣不如人？長得又皙流，又大方。說做針線和罷，沒有擋手的，粗細都能來。嫌人家不識識字罷，又給你學得能寫能唸的，可還有什麼不如你的意？使得人家常到我這兒來，說起來就哭……』

我又沒有打過她，罵過她，也沒有嫌過她什麼不好呵。

『唉！能打能罵，那倒好啦。打才是親，罵才是愛……』

『我們現在說話啦，』我急忙插嘴說。

『說話啦？』乾瘦的臉上顯着笑容：『唉！那就好，好！你爹的年紀也老啦，快入土之啦，你們叫他老人家見個孫子，看他多快活呵！』這是老人家唯一的希望。

『我大哥二哥跟前不是都有娃嗎？我爹並不缺少孫子哪。』

『唉，憨呆子！你大哥二哥的娃，是他們個人的一門兒嗎。在他老人家去世的時候，看見你們跟前却是女兒小子的，死了也喜歡。再呢，你的年紀也不小啦，和他自小

在一塊的一把兒，人家都熱鬧的娶妻生子咧。我時常看見他們那些娃娃，心裏就難過，常常自言自語的說：要是我××乖的話，跟前也有了這麼大的小夥子啦……唉！就這麼一去五六年不回來，叫人等的，等的。就是你媳婦，要是懷裏有個娃兒，人家也有個收落兒，不至於太得孤單罷！』她說着眼淚好像要流出來似的。

『前年，』志伯母繼續說：『人家給你造的謠言，說你在外須娶了女學生啦，你爹聽了哭，你媳婦更是哭得幾天不吃飯。我說那決不能的，聽說外頭那些女學生，穿的衣服，咯膊腿兒都露在外面。在街上跑來跑去；看見男人就拉手。那可倒是人呢還是妖怪？』這是老伯母對於現代所謂摩登女子的見解。『我××決不要那些野婆娘的。可不是謠言嗎？你到底回來了嗎！』她說着，臉上露着得意的笑容，雖然眼眶裏仍然滿含著淚水。唉！親愛的老伯母！她只要她的飄流在異鄉的娃兒回來就好了，其餘的一切，都可以不要過問了。

(十)『回來了』

在我預備起身來南京的前一晚，恰巧喬啓明教授從美國給我寄到學校裏的一封信，由同學王君轉到家了。信裏

有一段這樣說：

「兄今暑轉眼畢業，而甚願先能在鄉村服務，因為現在中國的現象，只有整理鄉村才有辦法，看了美國鄉村工作的進步，實令吾人十二分的悲痛。

看過以後，非常悵惘感覺到自己未來的責任，千百倍于已往，一般情形的惡劣，也正是千百倍於已往，而自己的學識，是多麼淺陋，自己的能力，又是多麼薄弱！這種保重而道遠而工作，我如何擔當得起呵！

已往，我對社會、對家庭，對自己的婚姻，都不曾擔負過絲毫的責任。只努力於自身的生活和智識的奮鬥，然而已經是千孔百瘡，焦頭爛額了。到現在，除了自身以外，對婚姻不能不負責任，對家庭不能不負責任，此外，還有這麼一個破產而潰崩的社會，而且這個社會，還是被某一方面的勢力繼續摧殘着，壓榨着，破壞着，好像不到世界的末日不止似的。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整理」牠，而使牠好像「美國」這樣的「進步」呢？

一路，坐在火車上，汽車上，輪船上，只覺得煩悶焦急，心中完全失去了主宰，忘記了自己的一切，有時我真不知道我是往那兒去的，好像一副機器似的，隨着人家上，人家下，一任火車，汽車，輪船，把我這副殘廢的軀殼

，帶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看看同行的人們，有的坐，有的臥，有的歡笑，有的
繃繃着臉，隨着火車的震動，腦呆不住的兩邊搖擺。似乎
對目前這環境，安之如素，對於他們的現在和將來，都不
曾有過一點兒計劃似的。

討厭，討厭！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一羣蠕動着的
動物，只是一羣爲了生活而盲目的向前掙扎的陰鬼，這些
！還有自己：

一向所渴些所憧憬的故鄉，本來爲了休養而才到的故
鄉，除了使我失些而灰心之外，沒有絲毫存留的。我如同
一隻失意的小鳥，翅膀上負着一毒箭，無精打彩的向前飛
，而面前，左右，身後，完全被陰冷的可怕的黑暗籠罩着
，好像已經達到最後的程途似的。

在不知不覺中，火車漸漸走近了浦口。遠遠的，望到
在黑夜裏閃耀着都市中所應有的一點一點的燈光，突然，
提醒了自己，我將在茫茫的大海中，體認社會，經驗社會
，而負起我的巨大的重担。

到南京，朋友們問候我『回來了』而我好像反響似的
答應『回來了』三字時，心裏覺得愉快，又覺得酸辛。

(完)

有 贈

李 夾 人

寄給南國的一個少女

客地的情調像江南的春雨
只有寂寞是唯一的裝飾

北國的初秋藏在黃的落葉上
輕輕帶给了我一片安閒的煩憂

眉峯間的夢痕雖留有丁香的柔美
而古老的樹葉上睡熟了初戀的心

夜現在是不會有絳色的夢的

時間的葉子上已死去了痛心的懷念

悲哀儘催促着嘴唇和酒杯的親吻
這親吻奏起了像脈膊一樣微細的音樂

窗布上的影子是孤獨而沈哀的
歡樂仍是永遠被縊死於悲哀的

一九三三年初秋於北國

請 閱

火 集 花

季 霖 著

北 平 野 潮 書 店 發 行

實 價 二 角

七十年來的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學(續)

余慕陶

五

這個時代有三個詩人是異常值得我們提舉的，他們便是王闓運，金和和黃公度。前二人的出場都在太平農民暴動以後，故其題材都多集中於這方面。黃公度算是比其他兩人都後些，即在中日戰爭以後的戊戌變法那時，所以，其作品的內容更來得嶄新而大胆。桐城派的古文的用途，到了林紓則打開了一條闊道，自乎梁啟超則雜以新名詞，譯音，科學術語，俚語及俗話，而終以變成將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的前鋒。詩也是一樣。吾國的詩到了金和之努力將作日記詩，不能不算是開闢了一條詩的描寫的闊道（王闓運本人也有些變風變雅的特徵）。

，自乎黃公度的野狐式的等作，便爲古文中的梁氏，他終於成爲古詩與新詩中間的橋梁。

不過，在太平農民隊伍中却有過一位很重要的詩人石達開。他願是草莽英雄，故他的詩作寫得更爲大胆，至於體格更是鋒鏘畢露。你看他這首律詩：『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輕似土，肝胆硬如鐵。騎馬過絕崖，彎弓射明月。人頭作酒盃，飲盡仇讎血。』

王闔運是曾國藩的紅幕府，所作有湘綺樓詩集，裏面有許多擬鮑明遠，擬傅玄麻，擬王元長，擬曹子建的作品。這或許是他在洪楊暴動的矛盾社會裏，用來美化他個人不安定的生活的幻想罷。不錯，你看他的獨行謠三十章，就是這不安定的生活的表現。茲錄十數韻如下：

『桂平盜起東南捲，唯有長沙能累亂。三年坐井仰侍天，城堞微風動矛矜。匈奴無賴往復來，潘張遷去駱受災；閉門待死諡忠節，未死從容居顯臺。曹家嶺枷偏在頸，三家村儒怒生瘰。勸捐截餉百計生，欲倚江吳效馳騁。廬黃軍敗如覆鑄，盜舟一友滿洞庭。撫標大將絕樓走，徐公繞寶址不停。省兵無人無守禦，却付曾家一瓦注。……』

金和字亞匏，所著有秋蟪吟館詩鈔。當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破時，金和被陷在城中，與長髮軍中人來往，漸漸的

說合了許多人，想作官兵的內應。那時，向榮的大本營紮在城外，金和偷出城來，把內應的計劃告知官兵；向榮初不信，他便自請押他在大本營，以作保證。城內的同黨與官兵約定日期攻城，到期官兵不守約，再約官兵又不到。城內的同黨被殺的很多。金和親自經過圍城中的生活，又痛恨當日官兵的腐敗無能，故他的紀事詩不但很感動人，且多有歷史的價值。他的通定篇，用日記體作詩，寫破城及城中事：

『二月二十三，傳聞大兵至，賊魁似皇皇，終日警三四。南民私相慶，始有再生意。桓桓向將軍，仰若天神貴。一聞賊吹角，卽候將軍騎，香欲將軍迎，酒欲將軍饋。食念將軍食，睡說將軍睡……七些兒何知，門外你嬉戲，公然對路人，說出將軍字，阿姊面死灰，撻之大怒詈，從此望將軍，十日九憔悴。更有健者徒，夜半誓忠義，願遙應將軍，畫策萬全利。分隸賊髦下，使之不猜忌。尋常行坐處，短劍紂在臂。但期兵入城，各各猝舉燧。得見將軍面，命卽將軍賜。誰料將軍忙，未及理此事』。

秋虫吟館詩鈔還有更妙的詩如：六月初二日記事一百韻，初五日記事，十六日至秣陵關遇赴東壩兵有感，軍前新樂府等。

黃公度梅縣人，並有人境廳詩草。他是利用舊詩的形式來寫狀新人生的詩人，即所謂用舊皮囊裝新酒的。中日戰爭後爆發出來的戊戌政變是中國社會走向到新的道路的序幕，中國文學也從此開下了一闕交響曲（Symphony）。梁之文和黃之詩恰恰是這交響曲裏的一對笛子。黃氏曾做過三十年的外交官，到過日本，美國，英國，兩洋等處。還著有日本國史及日本雜事詩。他的感應性非常靈敏，二十歲時所做的雜詩，已露了他對詩的意見：『……左陳端溪硯，古刊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班』。

他畢竟爲時代所沖盪，竟用俗語和山歌做詩，以循其『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意見。

『買梨莫買蜂蛟梨，心中有病沒人知。因爲分梨更親切，誰知親切轉傷離？』

『催人出門雞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挽水西流想無法，從今不養五更雞。』

『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銅鼓聲聲打，打着中心只說郎。』

『自煮蓮羹切藕絲，待郎歸來慰郎饑，爲貪別處雙雙箸，只怕心中忘却匙。』

『第一香椽第二蓮，第三檳榔個個圓，第四芙蓉五棗子，送郎都要得郎憐』。

這是梅縣的山歌，梅縣人是沒有不懂的。作者立意寫這意的東西，證明出他是有意提倡平民文學。所作都誦歌更是百分之百平民文學。因為作者是有意提倡平民文學，所以他便在裏面給平民灌輸着新的科學智識。誰讀了他的《今別離》，誰就會接觸着汽船，電，輕氣球一類的名詞。作者這樣作出來的詩，以長詩為最好。他的長詩不管是五言或七言，甚至歌訣一類的東西，都異常生動。例如：逐客篇及。番客篇等對於衰亡的民族及勞苦的貧民內描寫得淋漓盡致。至於拜曾祖李太夫人墓一長詩，更是全篇充滿梅縣的土話如：盤雲髻，月光光，上樹，偷等，探鵲巢，搔背蚌，黃酒……

六

這時代的小說有海上花刊傳，花月痕，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及孽海花等。這一時代的小說也如文和詩一樣傾向於新的題材致新的表現。例如海上花刊傳之用蘇州土話寫，實加深了本書的地方色彩和開闢了一條用地方土話來寫作的途徑；又如三十年目觀的怪

現狀之有結構，實好像西洋小說，裏面是無數有結構的小故事可串起來的。此外，這時期的小說的總意識都不外是揭露社會的黑暗，人禍，天災；有的是由第三人稱的妓女對話出來，有的是用現身說法的假第一人稱主觀地道破的。綜之，這一時期的這些小說恰恰是表現了這萬般黑暗的社會朝着新的曙光轉變的客觀情形；尤其以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及孽海花等為五四運動新力說的交響曲。

海上花刊傳幾六十四回，題雲間花也憐儂著，據說真姓名為韓子雲。

本書為一合傳體的小說，全書以逍樸齋失勢，逼令妹子趙二寶做娼妓，開堂子館為總線索。中間夾寫嫖客及其他娼妓的個性，事蹟等，作為全書的波瀾。最後，結之以二寶對史三公子的夢囈，不能不算是描寫娼妓生活的一部好書。

花月痕與鏡花緣同類，並寫男女英雄的故事，作者一說是閩縣魏子安，又說是那被稱為一代大師的王闓運，但誰是誰非，或兩者皆錯，現在還沒有確定。說王闓運的大半側重書中的駢文和詩對的絕唱，及韓芬生的事跡滿有類似曾國藩的，而章癡珠則頗似上舉獨行謠一章裏的主人。

本書的開頭是以韋癡珠的遊花神廟看見荷生的詩作，介紹出這位副主角荷生，及後他們一同去嫖妓，因而各有所戀：韋戀秋痕，韓戀采秋。上半部都是寫這風塵裏的才子佳人事迹。後半部則是韋秋的窮愁潦倒，至客死和尚廟裏，情形異常陰慘而悲涼，但這恰恰同荷生之富貴顯達及與采秋度着異常豔福的生活相對照。作者在描寫荷生的功名和事業時曾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對於當時的社會頗露些時代的情調。本書雖是散漫異常，然若從橫的方面去看，則篇篇節節，都似乎是傑作。例如拿詩來說罷！你看癡珠這首絕命詩還不是絕唱的麼？

『海山我舊小遊仙，謫落紅塵卅十年；一義隨風歸去也、碧雲無際水無邊！』

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是常掛李伯元，是由許多不連貫的短篇故事綴連起來的，酷似儒林外史之漫無結構。書中雖寫着作官的事實，其實可以看作是一副無數貪官污吏的百醜圖，這恰恰是大青官國的活動寫真。本書的唯一主要意思是在使人人都感覺到做官是世間最可惡而最下賤的東西，倒各卷回寫黃道台的門房戴升鼻子裏所哼的冷笑：

『等着罷，我是早把鋪蓋捲好等着的了。想想做官的人也真是作孽。你瞧他昇了官一個樣子；今兒參掉官又是

一個樣子。不比我們當家人的，辭了東家，還有西家，一樣吃他媽的飯。做官的可只有一個皇帝，逃不到那裏去的。」

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是廣東佛山吳沃堯著的，最初曾發表於梁啟超所主辦的新小說雜誌。廣東畢竟是先受西洋資本主義的洗禮，作者在本書的描寫滿得了西洋小說的人物，結構和背景的三種要素的啓示。牠的場面也是異常廣闊，不比官場現行記祇表現做官的罪惡，其實，本書這個時期的黑暗的總揭露。

老殘遊記是丹徒劉鶚著的，本書曾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繡像小說上發表。書的主人公老殘是他自己的托名，書中所寫的風景經歷也都帶着自傳的性質。書內除了些無謂的插話如：申平子在山中遇着黃龍子瑛姑一段，及書末把賈家冤死的十三人從棺材裏救出來等等以外，却都描寫得很好。像看他描寫老殘到太平湖聽『說鼓書』的情形：

『……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眼裏頭養着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感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跌在地上都聽得見響！』

『……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鐵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太山的景象：都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峯頂，才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可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

書內因爲作者熟悉政治，故所寫玉賢的虐政及剛弼的剛復自用都很深刻。然而最足驚嘆的，還是他描寫娼妓時，竟能認定娼妓是從黑暗社會裏逼出來的生活問題而不是道德問題，及認嫖妓乃是人道主義：

『我原是爲你叫來，我咋兒已經留了翠花，難道今兒好叫翠花回去麼？不過大家解解悶兒，我不是一定要你如此。昨晚翠花在我屋裏講了一夜，坐到天明，不過我們懣個寂寞，也解她兩頓打，那是積德的事呢。……』

孽海花是寫賽金花的事實。賽金花原是上海名妓，爲書中的金鈞（即吳縣洪鈞）納爲妾，旋隨所夫出俠英德各國。賽性化流，在英德曾與當地官紳諸多曖昧。後歸國，不久，洪沒於北京，賽仍來上海操皮肉生涯。但旋即又回北京，仍營這神女舊夢，賽金花三字是此時改出來的。到

庚子八國聯軍陷京師時，賽與聯軍統帥，即前在西歐的情夫，重歡舊夢，傳說賽於此時救了不少義和團的民衆。全書的線索脈絡如此，但作者却似乎抱定要以義和團的革命運動配合晚清的逸聞，而鋪張，而成爲一部不凡的作品的，可惜沒有實現，祇成了廿回。

七

辛亥革命雖把桎梏新興勢力的清廷打倒了，但是帝國主義的力量依然存在着。帝國主義在中國，一方面刺激了新興勢力且相當地幫助了新興勢力打倒了舊的政治形態（不消說舊的政治形態亦障礙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掠），另一方面則靠着在華所有的一切政治優勢，扶植起新的政治人物以作牠的工具，及利用其價廉物美的商品壓着着中國的幼稚的民族資產階級。

辛亥革命始終是失敗了。在政治方面，牠雖推倒了一個『寧贈外人，毋治家奴的』的滿清政府，但接着却產生了無數和滿清政府一樣的新興國政府如：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在經濟方面，牠不特沒有把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發振出來，反而封建的統一的滿清政府弄成爲割據式的軍閥政府，這使得新興階級更受着種

種不統一的障礙而不能發振其經濟；此外，帝國主義却利用了這一個不統一的局面遂行了其經濟侵掠。這樣，牠在思想方面，更沒有把封建式的愚忠愚孝和不值錢的細常道德打破。這層自然是必然的結果。

辛亥革命已是給了中國社會這樣一個成菓，怪不得民國初年間，中國的文壇簡直沒有一點新鮮局面。這時有所謂『南社』。『南社』雖揭着民族主義的旗幟，然對於民族革命却沒有做出絲毫的開路責任。『南社』裏的重要詩有蘇曼殊，但曼殊的作品無論在作品的意義與外表，都不能有積極的表現。不怕他的詩有時也能發現一些：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也似冰『和『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的句話，却是異常消極的。

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在這時却異常風行，徐枕亞，徐天嘯，李定契等的玉梨魂，什麼浪墨和作千金一粟的東西。歌德說過：反動的時代，助長了神祕的東西，真是半點不錯；

末了，我在這兒以最懇切的態度要求讀者根據本文，分析，先來認清中國社會應當上那一條路線。然後再回頭來找得個中國文學的出路。總之，中國的社會始終要飛躍而中國的文學也應飛躍，飛躍，第三個飛躍！（完）

本刊要目

第三十六期九月號

歌兩章	侯汝華
演過的劇	屈義林
文學上的創造與模倣	莊晴光
社會與中國文學	余慕陶
七十年來的中國	裴慶餘
陸館長	路吻紅
夜未央	賀玉波
紅蛋	錢國成
父與女	劉心
床	

第三十四期七月號

暴風雨之夜	鄭德本
兒童文學與醜惡	賀玉波
黑的戀	周樂山
羅淺水和女人	鄭影子
輪聲	盧葆華
一個女學生的日記	裘鵬
生命綫下	宋錦章
窮人	冰岩
恨	金素兮

第三十三期六月號

野薔薇	王西彥
最後	侯汝華
關於小林多喜二	力昂
孩子的人	盧葆華
槍手	宋錦章
兩失	丁伯驩
胡老爹	鄭影子
俘虜	金素兮
黑的戀	周樂山

第三十五八期月號

序文兩篇	李金髮
倚桅人	侯汝華
馬拉爾美的詩	詩葩
藝術教育總論	賀玉波
熱鬧的T城	周樂山
葦的死	丁伯驩
浪費掉的修金	盛煥明
海上	何德明
白雲	劉心

撫 恤 金

陳 清 華

誰也不能知自己未來的命運將有什麼樣的遭遇的和變遷，但回首從前已經走過的足跡，多少總有些使人不信這是一場「幻夢」吧？

『軋軋，軋軋……』的響聲日夜不絕的叫囂着，工人們很緊張而忱愼的工作着，一個個帶着瘦弱而疲倦的神態，幾次闌淡的燈光微微的照耀出這污濁工場的一角，反映着他們瘦弱黧黑的面孔，他們的身體不時向左右蠕動，兩隻手不停的跟着機輪輾轉一上一下的擺動着。

年紀輕輕的，但兩隻眼珠兒却深深的往下凹，只剩下一張簿薄的皮包着幾根骨頭，他們的血和肉早已給這殘惡無情的機器吮盡了，他們只遺留下一具空虛的軀殼和那堅硬不朽的骨頭，他們一個個瘦得簡直像多年的死屍剛從墳墓里挖出來一般的難看，然而這倒是給與他們一種不可磨

滅的痕跡，足以表現他們被有產階級剝削和榨取的象徵了。

。

工場里面是沒有日和夜的分別，因為這裡白天和晚上都是一樣的有着燈光。

得福用全副的精神看守着這輾轉不停的巨大機輪，他一點兒不敢疏忽，雖然他的身體是極度的疲倦，但他不敢貪懶，他知道這是不能寫意的，一不慎之間就連自家兒的性命也不保，這點他却深深的牢記在心頭而時時在防備着。

。

他屢次踏進機器間來時就要想起阿榮被這傢伙碾死的一段慘狀，當那機器吱的一聲，一條活靈靈的性命頃刻間便送掉了，並且血肉糊塗，腦漿橫飛，從機輪下四處的飛濺了出來，阿榮就是幹着這種工作，而因一時失慎竟慘死在那傢伙之下；不但阿榮如此，聽說以前還有許多人同樣的遭受了這種東西的慘斃，這傢伙怪厲害的，它吞滅了一個人的性命正如揉死一條螞蟻那樣的輕快，幹着這種工作的人是無所謂生與死的，顯然的，他們是拿着性命去掙得那最後的一口飯，爲了要活，他們是不顧一切利害的拚命幹，雖然明知這是極其危險的，然而生活的鞭策使他不能不硬着心腸而毅然的補充了死者阿榮的遺缺。

妻眼見丈夫的身體一天天的衰萎下去，精神也逐漸失了常態，已由健康而漸走到滅亡之路了，他曾幾次極力的勸着丈夫去不要幹着這種危險的工作，但屢次都無理由的被丈夫痛罵了一頓。

一年之間僅僅只有一天，不錯；這天廠里照例的放假了，聽說這天是咱們窮人的日子，據老白說今天是什麼他媽的——勞働節，於是得福才無事的閒坐在家里。

得福斜靠在一條板凳上，妻對坐在那兒微微的笑着，得福突然想起一樁心事，他想起昨夜的那一幕可怕的怪夢，微微有些寒慄，一個人呆呆的，半響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喂！幹嗎老是發呆，今天一百零七號開着××紀念大會，你去不？……』妻輕輕的望着他說。

『我不去！幹嗎天天開會，遊行，媽的，搞他們的鬼，老跟他們鬼混也不是事，咱們倒餓着肚子一輩子鬧窮啦！……』得福睜大着眼，捏緊着拳頭憤憤的說。

『不去？那也無妨，不過……你剛才想些什麼啦？老是發癡？』停了一會，妻又追問起他剛才發呆的理由。

兩顆淚珠兒幌幌欲墮的掛在得福的眼角上，妻揣度他的確又想起什麼傷心的事情了。

『你……幹嗎傷心？……』妻問。

得福揉了一揉眼睛，隨手又把一大串的鼻涕抹去，然後才輕輕的對着妻說：

『假如有一天……我……我不幸的死在那傢伙之下……你……』，得福說到這里喉嚨里彷彿像給一塊硬硬的什麼東西塞着似的，把他想說出來的話又重新壓到肚里去，於是他只能用眼淚來代表他一切欲說未說的話了。

『不會的，放心吧！那是你自己過於擔心，所以夜間做起夢來，只要你稍微安心，那是不會有的事呵！……』妻在安慰。

『也許會有那麼的一天吧？真的，昨夜我分明看見阿榮拉着我往機器間走，但我却逆命的和他掙扎，然而，最後我終於被他拉進機器間去了，當我的耳朵聽到吱的一聲，我的靈感便失了知覺，我只當我是已經死去了的人，那知却還活着，不過；說不定也許會有那麼的一天來臨，遲早總會實現的吧？總之；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得福滔滔不絕的對妻說。

光陰恰像車輪輾轉般的疾速過去了，這樣糊糊塗塗的又混過了一天，太陽照例的由東方放射出它燦爛的光輝照耀到世間來，但這已是翌日的清晨。

得福從臥榻輕輕的翻起身來，披上一條薄薄的單衣便倉倉的到廠里上工去了。

今天得福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腦子發昏得疾痛起來，兩條腿也沉重得拖不動，總之；一切都覺得不自然。

當得福剛跨進機器間時，朦朧之中似乎果然看見阿榮站在那邊向他招手，這倒把他怔住了，他不敢再往前走，他只站在那里躊躇，但一刹那之後，他的精神又漸漸清醒了回來，他覺得自己的眼前並沒有什麼阿榮，只有那巨大的機輪和那軋軋的響聲，他明白這是自家兒神經衰弱的幻想，他伸手往自己的額角輕輕的敲了幾下說：「媽的，這豈不白天見鬼嗎？……」

得福已經整整在那里站了一個早晨，至少有五個鐘頭吧？他痛恨時間過得太慢了，本來他的身體就有點不舒服，又加之從早上一直站到中午，這時他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正在這時候，突然那悠長的氣笛在嗚嗚的叫着，得福一聽之後，便知道這已是放工的時候了，他不覺暗暗的在心里喜悅，他恰像被監禁多年的囚徒一旦被釋放了一般的雀躍瘋狂，他彷彿從此可得到自由了，他正想用手去按着那發動機，（發動機一按。則一部份的機器便頓時停止轉動，這是他每於放工時應有的工作）。當他的手

正觸着那機器的時候，就在這一剎那的工夫，他忽地覺得他的眼前突然現出無數點點的金星，他的四肢頓時凍得像雪一樣的冰冷，他的神經停止了活動而即刻麻木了，他覺得眼前一切都糊糊塗塗，又一陣黑暗過後，他的兩隻腳已站立不住了，口里噴出許多白沫，接着便撲通一聲的栽倒在那巨輪之下，就這樣敏捷而輕快的在一剎那之間便失掉了一條活靈靈的性命，得福現在居然應着了他那不詳的夢兆跟阿榮一塊兒做朋友去了，同樣的死在那吃人的傢伙之下。但這種不幸的遭遇我們窮人時時都有降臨的可能，這種災難的賜予我們窮人是無法避免的，彷彿這一切的一切似是特為世上窮人們所創設的了。

老白倉慌的跑到得福的家，把得福慘死的情形大略告訴了他的妻，並且告訴她快到廠里去領那筆——撫恤金，的款子，她突然聽老白說自己的男人被那機器軋死了，不覺哭得死去活來，她曾幾次昏絕過，幸而老白用盡種種方法才得吧她救醒，醒後她還痛哭了一陣，後來再經老白極力的勸解和安慰，她才勉強收淚跟着他到廠里領撫恤金去了。

「她是誰？」一個光滑滑的圓頭，兩撇八字鬚微微的向左右分開，約略有五十多歲的老頭子指着她問老白說

「她就是死者得福的妻，老爺！」，老白先行了個叩首禮，然後才恭恭敬敬的的回答他。

「呵！就是她嗎？」，廠主說。

「是的，老爺？」老白答。

那個五十多歲的人掉過頭來望着她，好久才說了這一句；

「查——你的丈夫在本廠素頗勤勉工作，這次雖然不幸……但依照本廠歷來的章程，你可得到一筆報酬的款子，並且——……」，那人說到這里突然停止了，他伸手往抽屜內取出一疊鈔票和一張紙條遞給老白說：

「拿去吧！這兒一共三十元，……並且叫她在這紙上簽下一個押……」。

老白接過了鈔票，並拿着那張紙條給她畫了一個押，她毫不躊躇的接過了鈔票，又照老白的話畫了押，老白還叫她給廠主叩頭，然後才告辭退了出來。

她手里拿着一疊鈔票在發癡，他指着鈔票在痛罵，不錯，這簡直是咱們窮人的骨髓，許多人爲你而喪命，許多罪惡由你而產生，你這萬惡罪魁的孽物呵！我不把你撕成粉碎，不足以消我胸中的恨氣，我不把你焚成灰燼，不

能減去我滿腹的怒火，於是她吱的一聲，把手里捻着的那一卷鈔票撕得片片飛舞，然後她又燃上一根火柴，把那些碎屑燒成灰末，她又把腳在那灰末上重重的踏了幾下又恨恨的罵不絕口，彷彿之間，她似乎在那堆灰末之中看見她的丈夫對她現出可怕的猶笑，於是她又狂呼了起來，她猛的向前撲去，然而；她又昏絕過去了。

從此以後，她的精神便一天天的失去了知覺，她的神經逐漸糊塗了起來，據醫生說她現在已成為一個瘋子了，她照例的每天跑到馬路上去拉人罵人，她每逢着那穿西裝或長掛的人總要拉着向他們哭訴她丈夫的死狀，這樣；不久她便被那兇惡無情的巡捕捉到瘋人院去了。

老白昨天照例的跑到瘋人院去看她，但事情却變了，不料那監護人却沉着臉對他說：

『回去吧？她已於昨夜××時死去了……』說着，那監護還不住的揮着手。

老白呆住了，他像失掉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隨頭喪氣的嘔出瘋人院，他發狂似的直嚷了出來，『媽的，這世界簡直反了，在這個年頭兒，什麼都翻天覆地，一條人命三十塊洋鈔，狗肉的一條哈叭犬起碼就要幾千塊錢，窮人們一條生命還比不上一條狗，媽的拿他們三十塊錢還說是什麼格外恩惠的——撫恤啦！反了，這世界簡直反了，不幹，老子甯願餓死在馬路上，撫他媽的恤，老子不敢領受，反了，這年頭兒……』（完）

楓

屈 義 林

一望荒蕪的原野裏，遍生着蘆葦與芭茅，一直接到天邊。天幕罩着這一面原野，像白玉琢成的覆盆。蘆葦與天邊相接處，又畫起一抹淡如青烟的山影，曲曲地圍繞着原野。山影底後面，更有一層更淡的影兒，是雲是山，已不能分辨了。

碧漾的江水，在蘆葦叢中走過，遠遠望去，好像一條曲繞的銀綫。這江水底底止，誰也不能知道，大約總是…流過那遠山的。

江水流到了蘆葦的深處，就朝左折流，這折處突出的岸尖上，孤立着一幹楓樹。

那時是春天，楓樹底嫩芽正在開展。

不久，楓樹撐着一蓋濃蔭了。

曠野裏白色的蘆花葦花和紅色的芭茅穗，織成了一塊

無邊的絢爛美麗的淡紅氈，若是看見，真要使人喜得發狂
喊呢！況且還有夏天美麗的雲朵替他做陪襯。

微風踏進原野，花氈上又浪起可愛的波紋無數。

他——楓樹——立在這絢爛如錦的原野裏，也似在淡
然地微笑。

▲ ▲ ▲ ▲
天末吹來一陣秋底消息，花氈漸漸地稀疏了。楓葉底
邊緣也着上了黃色。

秋風起了——

蘆葦枯黃得只能做去小聲的咽泣。冷寞的江上已露出
塊塊的白色沙灘，沙灘上縱橫着許多亂石。那裏時有黑者
鴉來啄食，在沙上印起交錯的爪痕；餘外就沒有其他的聲
音和影子。

白雲像撕碎的棉花，片片在楓樹後掠過。楓樹自己底
血染透他自己底葉子，比黃金還要輝黃，比榴花還要鮮豔
，倒映在水裏，如像一樹璀璨的紅花，襯着藍色天空一樣
的動人。

秋風把江水皺起冷冷的波紋，他底影子在水底微笑

。

哦，朋友，這正是他得意的時候呢！

秋深了，秋風愈緊。

楓樹的葉子片片從枝上旋下，在江水上打起一圈一圈的細紋，江水把牠載到不知什麼的地方去了。

蘆葦與苞茅只賸下已死的屍身躺在原野裏，看去好像一片平原，愈顯得楓樹的孤立。在這一片枯黃原野裏，江水是白亮亮的冷寒；牠流在下邊，擊着亂石，作出嗚咽的聲音，如像弔泣這肅條可憐的秋郊。

黑老鴉，終於不來了，江上荒冷寂靜到使人駭怕！

然而，楓樹還在秋風怒號裏，繫着幾片凋零的楓葉，招春神轉來。

秋風似剪刀地又吹起，把楓樹餘得幾片葉通通趕到水面。

江水是冰寒，浸人！

這時，楓樹只留得幾極禿枝，襯在天空裏好像畫着參差的幾條黑線。

那晚，北風大作了。荒黑的原野裏，但聽得楓枝相磨出的吱吱的聲音，因為那時江水已經停流，只殘餘幾窪蓄水。

次晨，楓樹底枝頭垂着點點的淚珠。

天空又撒起粉末般的雪片了。

原野，沙灘，楓枝，都蒙上白色的網膜，不久，這白色的網膜漸漸地厚密了。原野的枯黃，沙灘的青白，楓枝的黑影，都掩覆在裏面，絲毫不能看出他們底痕跡。

一望那噹噹如銀的曠野哇！除了江痕裏施的幾窪幽碧的蓄水，冷冷，餘外是一遍的白，一遍的白。

▲
▲
▲
▲
次年底春天，楓樹依舊展着嫩芽，撑起綠蔭原野裏依舊織起淡紅氈；只是，楓樹沒有了去年的微笑。

秋天到了楓樹依然是去年的紅氈。仍然委着枯葉從江水流去，只一件不同——楓樹底葉子少了！

這株可憐的楓樹，冷然地立在荒江岸上，承着春天底生機，送到秋天去凋零，委着他底黃葉從江水上流去。在這流年如水的時光裏，冒着這秋風冷雪的推殘，循着這一生一滅的道路，追尋他生命底底止，沒有絲毫懈怠，沒有絲毫的退意。

他——楓樹——這樣地，這樣地直到他枝削了，幹倒了，根枯了，才止。

——一九二七年作

詩 兩 家

詩

白 華

霧迷迷的黃昏裏，

落日，殘光，

山頭，我望。

正因為還有這些兒殘光，

淚珠還不至空空地流浪，

看得見點點滴滴地，

呵，山頭，石上！

雨絲絲的黑夜中，

燈火，微芒，

枕邊，我躺。

若不是還有這些兒微芒，
我恐將墜入深深的夢鄉，
在涕泗滂沱中驚駭，
呵，國破，家亡。

憶 之 力

侯 汝 華

屬目晚炊的煙縷。
飄來禱告的疏鐘，
迷濛似墜的憶，
搖盪於腦的空廓
棉軟的胸臆。

季候於我無關
歲月的崩毀，
華夢的朽腐亦然。

我的眼睛陶然，
似喝過了相當的淡酒。

精神從不頹廢，
心靈的矯健的擺
勝過時辰鐘。
似冷還熱的吻記
是長白山產的參茸。

脈息若山野的抑揚，
又若太平洋的煖流，
永恆的無休歇與冰結
彼妹給我的印象太美好了，
悲寂俱被摒棄於萬重之外。

一九三二，十二，十六。

本社主編

線 路

半 月 刊

第 三 十 三 期 要 目

祝雙十……………	編者
民族誇大狂與民族自信力……………	何思明
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	何迺黃
穀賊傷農與米穀統制……………	趙南柔
統一政權與實現民生主義……………	邵鏡人
振起民族精神與恢復民族地位……………	蒙智
陳炯明給予我們的教訓……………	鼎鼎
方吉事變後華北的展望……………	嘯波
憲法上之土地問題……………	孟普慶
文化失調與社會進化……………	劉如水
華僑在南洋之經濟力及其消長……………	吳德恩
社會情報六則	

每册大洋五分半年六角全年一元

雙子星座

劉 心

一、秋晨的獨白

昨夜，在三更，新來秋雨，滴篤地敲着窗櫺，爽涼的風，夾在雨聲中震拂着院外的梧桐。天一放亮就睜開眼，窗前的瓦雀的清歌，就在稀落的人語中透入枕畔，窗子的玻璃上，浮滿着晴開的白光；雨歇風寐，一片晴秋的金光，親親的映到窗側的衣架。我知道今日又是晴的一天。

自家是醒來了，單薄的氈子，覆到頸際，兩手交掖在胸脯，睜眼的臉微朝着窗外。心坎裏充滿寬弛的神思，耳窩靜靜地似聆味着秋晨的神祕。我微微咳了一陣呼了口氣，就翻起了靠在的帳衣，一眼又看到那案上靠梅瓶的一個

照片，影子太小了，看不清輪廓。但我對於那影子，却腦幕展開了好大好大，大到不可能，只一忽，那影子也會好小好小，小到只有一粒米似的塞到我的心尖下；莫論大小，那影子是清清楚楚的浮到眼前，沒有糢糊，沒有依稀的在那一時那一刻會來奪走那個影。

因着那個影子的浮現，在第二度的想像時，另外一個影子又不陌生不糢糊地闖進心坎來；而且有一個時候，兩個影子也會同時站立在一塊。

這一刻，看到了那案上的影子，我就想到那影子的去路，它在四年前的秋天的一個薄暮，在我的旅館中消失了，到下一年的也是秋天同個日腳，在結婚大典的喜氣中，又看了它一次。它和着一個高高的影子，並列在一起，向着坐在禮台下面的男女賓客深深鞠躬以後，背開了我，就永遠消失了。這其中，我自己也曾聽聞過它已隨着高的影子，踏上了海的長途，飄泊到但丁的故鄉去了。

後一個，我也知道它的去路。

它從隨着我，淒淒清清的離開了親親離開了朋儔，八天的宵苦午熱，來到一個城中，看了那個高高的影子黏合在另一個影子，而在婚筵中不見了以後，它便從一家旅館的高樓上，說了一句「這樣的命運」，拈起了羅裙，閉了眼

，靈魂就超脫了軀壳

我嗎？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是怎樣的一種人？我從那兩個影子都失了以後，就被瘧疾纏了一個秋天，被胃病擾了一個冬天。在下一年的杏子結實的時候，我從雞啼中離開了故鄉；那母親的啼痕，那弟弟的「哥哥歸來」的啓事，我想見了的。然而，我要探試我命運的神祕，我要找回我失是去的影子，我管不到那些束約着我生命的發火枷鎖。於是，我從韓江渡入珠江，從嶺南而落到屈原的葬域，再從黃鶴樓頭而漂入西蜀，這樣去了一年。穿出了三峽，返到廬山，在一個古刹中的殘燭與爐香中，又過去了二年。下山往着東南前去，又來到殷血染遍的名都，一個小機關裏的書記職位上消磨了我一百八十天的長日悶夜。看不慣人家的冷眼與諷笑，受不下懷遠的旅病，終於在影子還沒有找回以前，又癡癡呆呆的帶了一身的悲恨，回到了這生我的老巢。回到這家山，匆匆歲月，不知不覺又過度了夏天的末餘的時光。於今，秋又來了。秋風和秋雨似葬曲似戰笛，在撼震着我久病的心靈，我希望我將被這風和雨埋埋了去！

從去年的冬天，我就得了這咳嗽症。吐出來的多是濃的痰，間中他雜着殷殷的核子。據醫生說，是肺結核的初

期。這不待醫生細說，我從我的徹夜的失眠，眠後的盜汗，幻想的發達，神經的敏穎，我也知道我是染了什麼症？創恨在心，要是我是一個強者，那我早該一了百了的，把自己的影子，也投上黑暗的故都。然而我的懦弱與苟且的殘情糾纏着我，睜眼看着影子跟着影子走去，看着影子飄入大空，終於成了這一個帶病歸來的殘餘的人。

家人對我的歸來，是有莫大的喜悅。然而，我却感到了莫大的悲哀，莫大的羞恥。家人將忘記我的不孝，我的任性，我的自私。然而，我却銘記起自己的疏失，自己的愧痛，自己的空洞。

當第二陣的喀噲又完了以後，我紅了臉，掀開胸上的氈子。胸膈裏感到了深深的窒迫，兩手抓了頭髮，自己便霍地坐起來。隨手挽好帳衣。只一刻咳噲又來了。吐出來的，第一二口痰，黃玄的很。第三口的，却是殷殷的一堆。我怕被人家看見，黏着紙拈起包在手巾裏，到第四口也吐完了以後，我便抽縲着呼吸，走下牀來，行近西便的窗子。打開百葉窗，一陣清快的曉風，吹褪了咳噲起來的臉紅。深深呼吸了一下，我就看對了那條橫在窗下的汗溝，而擲下了手裏的殷色的手巾。

我暫時立在窗前。爽快的曉風，依樣的吹拂着我的燒

臉，窗外污溝的那面，排列一蓬觀音竹，兩株梧桐亭亭的襯在後面。幾排矮屋的曲線，畫在澄明的空氣裏。那陽光，散滿了鱗鱗的黑瓦。禾雀打起薄翎，在棟瓴上弶弶的飛躍。坊隣的人語，從污溝下面的曲巷中，透了過來。自己立到這窗前，有點苦抑和淒清，便捏了拳又返到案前來。

坐到案前，看看瓶裏的一束妹妹晨早送來的鮮花，我是感到了喜悅與安慰。但看到了那瓶側的照片，却又勾起了萬千的愁恨。順手拉過鏡框親嘴一吻，冰清的感覺，襲上了我的心；也許這就是它——影子，賜予我的禮物。啊！怎麼過了這四年，我還不能忘着它？難道真有神靈在播弄我嗎？啊！萬靈的神嚟！莫須再動手了。我這餘剩的生命，殷血的拋擲，已經注下了我此後的歲月。

『爸，起來了嗎？祖母叫你去喝豆汁』。

那孩子是我的女兒，媛媛。她的娘，已在船夫的粗臂中俯首了。我沒有反悔的可能，我祇有慘痛與罪惡。這孩子的無娘無親的孤另，也是我使她投入這人寰的時候，便開始挨受的。去了的妻子的影子又急迅來到心扉的邊前了，我看見了她慍怒粗澀的眼光？我看到她一排咬緊下唇的粗牙，她輕輕一句：

『你的好人沒有跟你歸來嗎？』

我怕想下去。一股冷冷的哀感，溜入心頭，我捺持不住。一泓慘淚，代替了無可奈何的說訴。

這原是自己的孽障，這還有什麼好？說腦子塞了不知云何的情感，像充實，又像空虛。想起過去，一串長幸福與苦痛交錯着的歲月，是充實；想起這四年，無聊賴的奔流，就空虛。於今，天已明了，一天的長日，伸展着金色的倩影；返到家來，雖有四十多天的時間，我做的是什麼？我想的是什麼？慚愧！慚愧！

咳嗆又來了。匆匆我又立到窗前。我又看對那條浮着梧桐葉子的污溝，殷殷的血核，落到水面；打了一個漣漪，除了幾個，除了幾個花蚊，飛了一陣，便什麼也沒有了。

一、遠適

窮冬轉到新春，時間並不多，寒冷的度數，也沒有遷遞。不過，愁寂的寒雨，却一天一天的連綿起來。元旦過後的第三天，下得更其厲害。只是到了晚，停了一會，濕雲的層堆中，也突破過一縷陽光。隨而，冷風從簷頭飄落，那寒雨又來了。那一夜，大約是夜半，窗外的雨聲，結得密密。遠地的鑼聲，一陣長一陣短的送了過來。我已經

襪脫了外衣，躺到棉被裏。而妻，却仍在帳外，檢點衣件，剛是週歲的女兒，安安地睡在我的枕下。

美孚燈的燈光，並不是灰暗；但，因為雨聲大淒其，我便覺得小房裏，死寂慘淡。我睜開眼盯着妻。她在帳外，低首仰鬢。她怡然的在似笑非笑的匆匆忙忙，東找一件女兒的尿褌，西翻一件她自己的短衫塞了這疊，又捆那一堆，我覺得好笑。我說：

『初六不回來嗎？明天後天不過兩日，也要帶這麼多衣衫去嗎？』

『到初六之後六天纔回來？』

『好，那麼，就十二回來吧？不過回來後，看不到我時，請莫說我刻薄！』

她打算明天去歸寧，連女兒都措去。前三天，我叫她明天去，後天回來。不過她這個固執的人，總不能允諾我的請求。

她聽了我這一句，她停了手，看到帳上：

『真的嗎？』

『真的』我說。

三年前，我離開了家，奔到百里外的樂縣，一個中學校裏的教職。三年來，自家算是比較上能得着人家的信任。

與親愛。中間愛上一個女孩。她和妻是同姓同名，兩個的貌子又也差不多。不過妻是淳樸的鄉婦，她是剛剛步出了天真底殿宇的妙齡少女。不知是那些機緣的湊合，那個女孩也在喜歡我。這樣，設對妻素來的好感，全部顛覆了。我想把妻從我懷裏慣開；但，不幸着，我的女兒，不前不後却在那年秋天墜下地來，把我與妻的聯繫，又加上一個結。而那個女孩也，忽而在那年深秋，對我起了漠視，五個月來沒曾呼喚過我一句。雖然，我是那麼的千方百計呈獻慇懃。更不幸，那些信任我親愛我的友人，暗地裏迫我離開那一個學校。

這年冬，我失業失愛零零落落的走回家來。到家後，對妻的感情又復活了。本來我對妻從她三歲來到我家，到結婚那年的十四年中間，我可以說沒有過一回的不滿。雖然，他沒有摸過「人之初」書皮；雖然，她是不知怎樣才能使男人歡心的一個鄉婦？但，她也有着一個袒白的心與圓圓不失為美好的一個臉：和一頭粗蓬的頭髮。

然而從認識那個女孩的第二年起，我對妻生了惡感，她的一些缺點，在我心頭便逐漸滋長勃苗了。而她往昔鄰女的美，都在別戀的心靈中消逝了。她成個我所憎惡的棄厭的醜人，這樣她的淚，常在我的怨語與恨言中流下來。

自傷自尤的低語，也常在夜半在我耳畔，像蚊子似的飛了過來。蹙緊的眉頭，低壓的神思，由我的憎怒中擴展了。家人的閒語，也在她的耳中增遞起來了。

這是誰的孽？

回家來，對她又起了好感，這我也莫明其妙？心中誰是有點快感。然而，失業的苦杯，我終也放不下。於是，我打算一過了，便轉赴隣縣去找工作。所以，除夕那夜，我便對她說：

『過了年，閑住幾天我就想離家赴密縣去了。』

『不是像往年的，元宵過了才走嗎？』

『比不同，往年我是有職業，今年我却空手。』

『那麼幾時走？』

『初六七。』

『呀！這麼早？』

『早？』

『大早了！我初四去娘家，十二回來，如果那麼早就走，我不是看不到了嗎？十七八，那幾日內去走吧？聽我的話。』

『如果你初四去娘家，初六回來，我便聽取你的話。』

這也不是無因的話，母親想叫她初六回來，不巧的，她總要拗執母親的話，那我這樣要挾，或者可歡母親的心？

『好你走吧！我留不住你』。

但，到了前二夜，她又央求我了。我又那麼要挾她。今夜，我又說「真的」這一句，她却來了。牠放下手中的女兒的圍巾，來到帳前揭開帳子：

『你死了心嗎』？

『我沒有死心，你却死了心』。

沒有話了。牠又去檢點牠的需要的衣件。

第二天，雨止了，雲開天麗。到十時，她措了女兒走了。我也沒有說話。

開頑笑，也却成了真言語。到初六又那天，她真的沒有回來；而我也因那天又下雨，船兒沒有，終也沒有走動了。三天後，我真地走了。那時，她回來看不見我時的悵惘與惱恨之情，我想她要哭了。她的下意識，也以爲我最少是到元宵後才能動身。

當船到她娘家的門下，我立到船舷上，悵悵望着那家大門，我希望她會不意的走出來，我們好再會一面。然而，春流湍急待我舉起第四度望眼來時，一蓬河床的蔴竹，

已經掩了那裏的人家。

三、迴樓上

韓河的長流，彎彎曲曲的從西北的亂山裏，竄了下來，流到這小縣的城下，朝南的在遠山裏沒了悠悠的長影；而這小縣城，就在那長流轉彎的綠岸，排立了起來。城子並不大，幾條斜歪的街衢，劃了許多長闊的區域。靠北靠東，低低排出幾線遠山。城南渡河，毗展着無限的麥野。

自家是離家後的二天的午後，日斜中，踏上了這縣城。

日子是天天晴下來。遠山淡蕩，金色的晴影，在白雲裏漏下來，晒遍竹林村舍，晒到暗街陋陬。

從來到這城池的那日起，我便開始苦強我的兩腿，搬運着我去進人家公館私寓，我也揉動着我的兩唇，在出入着「失業」「找業」的字眼，「不該」「有勞」的語調，「感謝」「慚愧」的低音。別方面的「試試」「代說」「曉得」「當然」的答語，也驅了我的影子，不能留在那些人家的客廳上，或私室。淡漠的態度，假意的敷衍，諷冷的兩眼，顛獸的腦袋，縮短的鼻準，側向的臉墩，也成了我回味時的憎怨哀痛的作料。

狂震的，或是霏微的冷雨，在我的油紙傘頂，奏着交

鬱曲。括人的苦寒風，把我滿腹的牢騷的鬱恨，吹得乾淨。街衢的泥途積雨，洗去了我在華廳上印沾着的香氣。

這樣過去了半月多，自己終於在一家私立中學，定奪了職位。那校在城南河西的竹林裏。清溪在麥田漸漸地依着竹林繞過校前。幾行槐花，映掩着校前的宇院。夜來月淨風清，幾聲人語；幾陣鄉民的簫音，把這一校送入沉醉的恬靜的巨浸。

自己當定奪了位置後五天，便搬到校旁的一家人家後的迴樓上去了。

這一家，離開學校相隔祇是幾條田塍和一個低陵。家門前後種滿着參天的古樹，如松柏榕楸等。家主早已遁脫了這人間。遺下的男人，大都遠適在南洋一個孤島上打算盤搯手指。家裏剩下的是老老幼幼的婦人與孩子。先前這家主的長孫莊烈文，是我的同學。在中學離隔以後，兩家便奔走向自己命運決定了的道路去了。我們始終沒有見過會過一回。巧機得浪，就在去年冬。他由南洋回來。今春在一家公館裏遇見了他。相談之下，我知道他在南洋的島上，一方面營謀商業；他方面又在一個小學校裏任了幾點鐘功課。剛巧，那間學校也是我的大哥教過的地方。兩相談起，才知他與我的大哥，原來是同事。而且也很有感情

。不幸我的大哥，已在前八年成了那孤島上的孤魂了。這他，也有說到的他自己爲着大哥逝世苦慘，一時惜憐與欽仰的話，也由他的口中縷縷道出。我除了同情他的話，及歎了氣以外，我也說：

『啊！烈文兄，我真想不到，你是我先大哥的同事？命運牽連着我們，我又是你的老同學；假如，你早知我是先大哥的弟弟，那你也將會與先大哥更親愛』。

『那是當然的事。但，那令兄在日，我們也夠親熱友愛了。』

再說過幾句，他知道我來此找飯碗；那他，便一口答應介紹我到那一家的私立中學去。他是那家中學的校董，這不用說他是有錢的人家，他說的話當然也有効力。不到三天，我便定了那教職。而且，他又叫我去他家裏寄住。他的家，是新做來不到十年的大廈，除開應住的房間以外，剩下來的是一堆好多。

我住的是枕樓側的一間迴樓。樓房並不大，住我一個人，是儘有餘裕的。窗外滿眼是鄉村野綠，和城廓的棟簷。遠遠的韓河的悠悠白影，也能清清映到窗口。河東的淡淡春山，入眼似的伏在青青的天宇下，成了天外的阻障。

房口，是一條曲欄。欄下，躺着後廳的天井，天井

，放排着幾盆天竹和喜蘭，梧桐，與松柏。在簷下，柔翻着暖風。天井左，走過走廊，往一皮小門穿出，那裏便是中廳的側門了。返到欄干的另一端，那裏靠近橫屋的末梢，一張梯子向西斜放。梯下，空着一塊石坪，坪心開着深井。高高的圍牆，掩斷了視線。那牆上頭，覆下青青的葡萄棚，棚下有二張石凳。

入校後的第一天，便跟着行李入了莊烈文的迴樓。夜晚他引着我走下扶梯，轉過樓下的走廊，來到中廳的飯棹邊。他着一個高高的豐臉潤頰的婦人，說是「家母」。指着一個抱着一個女孩頸子很短的白臉婦人說是「家嫂」。指着一個不高不矮，臉形圓中略方，鼻準圓高，兩手迴抱臀後，浮着白齒的剪了髮的少女，說是「舍妹瑋瑋」。另外還指了許多許多。他指了每一個人，那個人便浮了笑，對我打了一個腰；同時，也說「噢！駱先生」。而我也躬了背，強意鎮靜地說「噢！太太」「噢！令嫂」「噢！令妹」。

大家圍棹坐下來，我驅，東烈文靠南，那瑋瑋少女，偏了頭坐到下首。而太太嫂嫂等，也左右笑着在夾來拈去。

我們開始談話，說的也無是家庭瑣事，無非也是先哥與烈文那段的友情。

側向那個瑋瑋，俯着臉子，不大說話。短短的袖管掩

在上臂，剩下來的那雙手梗，出出入入在我的眼前掩映起來。我的眼注視在白飯上，我沒有看到那一雙。不過，那不知是身上還是手上的，送過來一陣一陣浴後敷了爽身粉的香味，却替代了我許多白飯。

談笑，繼續到幾分鐘後，我突向臉側的瑋瑋說：

『莊姑娘，那一塊讀書』？

『西溪女鄉師』她哥哥烈文代說她祇把頭抬了，看我一下，待烈文說話時，她却似說非說的看着他出神。

『讀了幾年』？

『剛好二年』。

底下，便問了許多人數，教員，同學，及其他等等的閑話。

她的兩辯唇，斂張出來的語句，幽幽靜靜的帶着韌性，一徐一疾的頓促的談吐，成了鏗鏘的韻調。淺淺的酒醫，在一句話未完以前，總展現着配置了全臉的美好。非閉似閉的兩個瞳子，在明燈下，神祕着像能閃去黑暗的濃郁，爛爛地在那裏說話的可戀。在鬢梢，掩不滅的耳尖，小小巧巧的又薄又嫩，映在頰後。

那夜，烈文又引了他家人，到了那間迴樓上，坐了好久。第二夜，他又引他的妹子來房坐談。房子孤立在黑棟

上，夜在樓外沉睡，而這房子也靜寂得荒荒涼涼。烈文的姪兒——葆葆，定更後，時時在哭，哭的很淒清。那媽，低低，也可以聽見催眠的柔語。春隴裏的蛙鼓蟲笛，增添了許多寂寞中的怨人的調子。

瑋瑋坐到案角的一張單竹椅上。轉頭窗外，似在窺着什麼似的沒有多大說話。而她哥哥，烈文却對着我，翻起那番鬼壓迫華僑的激奮着的話。我靜聽着，偷偷看他看她，總是集中不起注意力。東飄西散，終底我無有所得。有的是那窗口邊，一頭黑髮和那張畫在淡白的光影中的圓中略方的臉子。

從此黑夜，帶來了許多惡夢與甜夢。成了白天餘裕時，憶想的資料。夢過去三年中的那個女孩的臉影與情態，像鍊成了一枝針，那枝是注射用的針。當我把眼睛迫去了光明，沉沒在另一世界裏時，那個女孩，他便冉冉來了。來到我房外，輕輕叩門，輕輕呼喚，我開門，我讓她坐；只一刻，只一刻，她留下了她醉人的笑，魔迷的牙，陷人的眼窩，她恭恭退出了我的房。夜暗關閉了一切，她走了。但一刻一刻後，那枝針，在心上猛刺了一下。我咬牙的容受不下，我高呼，我醒轉來。有時，是烈文姪兒正在夜啼，有時蒔中鷄在高鳴。有時黑宵外，正在閃閃追逐着曉

雲。

五天後，校中開課了，自己白天上學，夜晚回來和烈文的母親禧齡太太，他的嫂子愕文嫂，和其他的婦人，孩子，一起聚殮談笑。那些家庭間的快樂雍穆，磨滅了我許多鄉愁；及工作的艱苦。而且過去三年來的美影，也因為有着瑋瑋的顯現，也沖淡下來。這其中，說些我自己的艱險家世。酸楚命運，也博得了人家的幾許同情之淚，我除開嘆氣以外，我沒有什麼話。

那瑋瑋，在我開課後的下一個禮拜，她也跟着她的行李向我說一句「駱先生我今天上學了」的走了。微涼的晨風，翻動起她的印度綢的短裙，緊窄的法蘭絨上衣裏有兩個小峯，別緒一點的在他的苦笑中溜出來了。我伏在曲欄上，看她步出橫屋的大門，看她轉上了田塍；那不高不矮的綽約亭亭的姿影，在晨光中的淡影裏，她在我眼前一步一步地遠了起來。她遠一步，我微感到心頭灼燠一下，悔惜一下，那風飄着的羅裾，溢出了我的視線。在青青一片的麥隴的遠方，她失却了。

來到校中，坐在教員預備室裏，支着自己的疲頰，我看到的總是那個麥隴遠去的姿影。耳邊滴瀝着呼喚用飯的嬌語笑聲。我看到那一塊，她便在那裏躍出來。那棹上，

書上，學生臉上，黑板上，都停着那笑，那眼，那姿影，心頭感到莫大的窒迫，心臟弼弼地跳，上氣不接下氣。手與脚，覺得很疲倦，行路怕，挾筆也怕。腦子脹痛得很，惱怨的氣子，也潛伏着擾了我的思索。兩手握緊總想往一塊地方碰去。

然而，另一方悵惘的依情，却又軟軟的麥芽糖似的黏牙貼齒包裹着我的所有。看看階前的太陽，看看盛開的桃花，那透過來的音樂室裏的琴語，那齊整的學生誦讀聲，都消幻成我的淒清的記憶。

晚來，到家立在曲欄上，夕陽戀着欄外的棟宇與麥隴。簷鎖着校舍的樓房，在斜照中孤高的似在哀怨。槐林與竹叢，在風裏擲拂。這欄下，看不見幾個人。幾個婢女，在井欄前打水，烈文的姪兒，抱在他伯母的懷中。捏拳嗤笑。亭晚的寂靜，爬走廊與天井，我感到寂寥，到處都是空闊，空闊到無限，無有實感，無有根據！

這日子，繼續了半個多月；但，半月後的二天，回復了舊日的歡態外，寞寥與空闊，又佔據了我的房間和我的心靈。

烈文，在半月後摒擋了行李，在家的盼矚中，離開了我，又踏上遠涉的長途。那一天的薄暮的晴風中，瑋瑋從

校中返家來，送她哥哥明天的遠行。

一個人，能夠把快樂歡心，繼續着自己的生活，那他的靈魂將要有所歸宿那歸宿的住家，是洋溢着春天的情，活動的情，和一個由情中發生出來的慰安。這歸宿，沒有一個定奪的基礎，這一刻可以奠落在這裏，那一刻，却又能憑空遷移他適。這是需要情感的追探和滿足而決定。在某一個理性，是要把歸宿的住家，奠基在這一個地方；而情感，却就背了方向，另外營劃他的華堂。

我本有所歸宿的了。我的快樂，也能把自己生活繼續下來。這也純是我理性的主意，叫我不得不如此。我有妻，我有女兒，我的生命已經格就了方式，莫有刺發奮飛的時候。但，那情感却就遷延遞轉地，從妻的本身脫出，黏到三年認識的女孩身上去奠我理想生活的基石。意外的突變，理想的塔，又顛覆下下來，換了個瓦礫滿地的荒原。於今，自己的情感，又在鳩工動土了。我理想的塔的奠基石，也在迴樓底瑋瑋潔淨的心靈中投下了。

青 年 界

北新書局出版

全年乙元五角
零售一角五分

讀 書 月 刊

北平圖書館出版

全年六角
每册五分

中 國 健 康 日 報

中 國 出 版 社

全年兩元
每册二角